

周

禮

正

義

周禮正義卷五十九

瑞安孫詒讓學

夏官司馬下

周禮

鄭氏注

司士掌羣臣之版以治其政令歲登下其損益之數辨其年歲與其貴賤周知邦國都家縣鄙之數卿大夫士庶子之數損益謂用功過黜陟者縣鄙鄉遂之屬故書版爲班鄭司農云班書或爲版版名籍疏掌羣臣之版者羣臣卽邦國都家縣鄙卿大夫士庶子是也賈疏云謂畿內朝廷及鄉遂都鄙羣臣名籍云以治其政令者謂凡政教戒令施於羣臣者若黜陟計比徵召之事皆是賈疏謂卽下損益之數等非也云歲登下其損益之數者此官掌官吏之數與司民掌民數同司民云歲登下其死

周禮正義

禮五十九

四百九十九

生注云下猶去也此羣臣當以黜陟爲損益皆就其版而登下之云辨其年歲與其貴賤者賈疏云知羣臣在任及年齒多少大夫已上貴士已下賤也案賈謂年數兼辨其在任之年者亦爲或以久奠食也貴賤謂其秩次凡官吏版籍蓋備記姓名居里爵秩年齒其品式與今官吏書履歷略同云周知邦國都家縣鄙之數卿大夫士庶子之數者賈疏云邦國謂周之千七百七十三國也都家謂天子畿內三等采地大都小都家邑是也卿大夫士者卽謂朝廷及邦國都家縣鄙之臣數總言之也士庶子者亦如宮伯卿大夫之子謂適子庶子其支庶宿衛王宮者也王引之云第二數字蓋因上下兩數字而衍可士但稱羣臣之數非如大司徒辨邦國都鄙之數也邦國都家縣鄙之下

不當有數字當以周知邦國都家縣鄙之卿大夫士庶子之數作一句讀謂卿大夫士庶子之在邦國都家縣鄙者也司書以知民之財用器械之數大司徒周知九州之地域廣輪之數小司徒以稽國中及四郊都鄙之夫家九比之數上下兩之字相承爲義正與此同賈疏釋之數二字曰云之數者邦國已下總結之也不釋於縣鄙之下而釋於士庶子之下則縣鄙之下無數字明甚唐石經始誤衍案王校是也朱大韶說同此司土掌羣臣之版云周知邦國都家縣鄙卿大夫士庶子之數猶司民登民數云辨其國中與其都鄙及其郊野也大宰施典于邦國而建其牧以下施則于都鄙而建其長以下施墜于官府而建其正以下此羣臣之版蓋無不咳載而詔王廢置亦與大宰相

贊二官為聯事也但大宰施灋官府正貳攷殷輔五等咸備則
下及府史庶人在官者此官掌羣臣之版止有庶子而不及庶
人者蓋府史等雖給事官府而名不登於王朝故此官亦不著
於版其名籍蓋散藏百官府而總著於司民之版亦尊卑之異
也朱大韶云邦國之士庶子掌於官伯都家之士庶子掌於都
司馬家司馬都大夫縣鄙之士庶子掌於掌固其凡則總於司
士案朱說是也凡庶子總掌於諸子而其宿衛王宮及給事官
府備守都邑者其名咸著於此官之版凡卿大夫士之子已命
者與命士通稱士其未命者則謂之庶子賈謂士庶子分適庶
亦沿鄭宮伯注之誤詳宮伯及敘官疏 注云損益謂用功過
黜陟者者賈疏云即三年大比以功過黜陟者也案賈說未咳

經云歲登下其損益之數則謂每歲之中凡有功而陟有過而黜者皆書之不必三年大比也其無功過而以敘遷攝或辭退物故者亦在損益之內注約舉其略耳云縣鄙鄉遂之屬者宰夫注云六遂五百家爲鄙五鄙爲縣言縣鄙而六鄉州黨亦存焉是鄭意縣鄙本爲六遂之屬而舉縣鄙則兼見有六鄉故云鄉遂之屬今案經凡言縣鄙者皆當從姜兆錫說爲公邑非六遂之屬此職云都家縣鄙猶宰夫云羣都縣鄙皆舉都家公邑而不及鄉遂者舉外以包內文不具也鄭以縣鄙兼鄉遂賈疏謂專指六遂內包六鄉並失之詳宰夫疏云故書版爲班鄭司農云班書或爲版者徐養原云古人膺班鄭大夫讀班爲判杜子春讀班爲版說文反部版判也儀禮士虞禮記明日以其班

周禮正義

禮五十九

三楚定學子社本

五百四十七

附今文班爲胖是班版胖判古字互相通也云版名籍者宮正
注義同左僖二十三年傳云策名委質史記索隱引服虔注云
古者始仕必先書其名於策版卽策也以詔王治告王所當進
退疏注云告王所當進退者大宰注云詔告也以下文云凡邦
國三歲則稽士任而進退其爵祿明此詔王亦謂進退爵祿之
事卽下以德詔爵等是也以德詔爵以功詔祿以能詔事以久
奠食德謂賢者食稍食也賢者旣爵乃祿之能者事成乃食之
王制曰司馬辨論官材論進士之賢者以告於王而定其論論
定然後官之任官然後爵之位定然後祿之疏以德詔爵以功
詔祿者與典命司勳司祿爲官聯也詔爵詔祿謂命士以上以
命受爵得正祿者也賈疏云據賢者試功之後其德堪用乃詔

王授之以正爵有功乃詔王授之以正祿也云以能詔事以久
奠食者賈疏云奠定也據能者先試之以事事成乃定以稍食
其能堪用乃後亦詔授之以正爵詒讓案詔事者未命爵先試
之以事也士冠禮記云古者五十而後爵注云周之初禮年未
五十而有賢才者試以大夫之事猶服士服行士禮五十乃爵
重官人也是試事尙未得受命服也奠食者未授祿先頒以稍
食也此詔事奠食亦謂鄉遂公邑之吏及不命之士庶子等若
燕禮士旅食亦是也其大學論秀亦以德能命爵詔事故文王
世子云凡語於郊者必取賢斂才焉或以德進或以事舉或以
言揚注云大樂正論造士之秀者升諸司馬曰進士謂此矣綜
而論之周之進賢蓋非一途惟王族故臣世居顯要內外侯伯

周禮正義

禮五十九

四

楚學社本

五百四十七

人爲王官二者皆不依恆典此外學校養士則有公卿大夫之
子弟教於大學學成而仕者也次則鄉遂公邑之秀士其長吏
以賓興賢能貢於大學而大司馬選擇之以進於王者鄉大夫
所云使民興賢出使長之使民興能入使治之是也又次則不
命之士及府史等亦有積年校勞而馴至通顯者大宰八統之
有達吏小司寇八辟之有議勤皆是也是其立賢本自無方要
皆以德功能久四者爲選舉攷課之本而爵祿事食亦各依常
典不容逾濫此官所秉以贊司馬而詔王者咸以是爲科律故
經特著之矣又案大戴禮記盛德篇云古者天子孟春論吏德
行能功能得德法者爲有德能行德法者爲有行能理德法者
爲有能能成德法者爲有功與此文足相證此不論行者行咳

於德也 注云德謂賢者者大司徒十二教云以賢制爵則民
慎德以庸制祿則民與功彼云賢卽有德士冠禮記云以官爵
人德之殺也注云德大者爵以大官德小者爵以小官賈疏云
卽大司徒云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三物謂六德六行六
藝有六德六行卽爲賢者有六藝卽爲能者鄉大夫云三年則
大比而興賢者能者鄭云賢者有德行者能者有道藝者云食
稍食也者官正均其稍食注云稍食祿稟案稍食謂不命之士
及庶人在官者之稟食與命士以上之正祿異詳官正疏云賢
者旣爵乃祿之能者事成乃食之者明爵與祿相將事與食相
將也自命士以上爲爵賈疏云此二者互見其事自古以來事
任之者皆試乃爵之則賢者有先試之以事乃後詔爵能者旣

周禮正義

禮五十九

五

禮學子附本

五百四十七

試有功亦授之以爵所以賢者先言正爵能者先言試事者欲見尊敬賢者故先言正爵卑退能者先言試事故鄭云賢者既爵乃祿之能者事成乃食之也引王制曰司馬辨論官材者鄭彼注云辨其論官其材觀其所長賈疏云司馬使司士分辨其論官其材之法云論進士之賢者以告於王而定其論者注云各署其所長案依王制鄉舉之法凡鄉大夫所教於學者爲秀士三年大比獻賢能之書於王而升其名於司徒者爲選士由司徒升於學者爲俊士由學升於司馬者爲進士鄭意周代選舉當如彼法而此經唯鄉大夫有賓興賢能之禮其升學升司馬經無其文故據王制補其義明司士爲司馬之屬所詔爵祿等卽贊司馬論進士之法也大戴禮記千乘篇論司馬之職云

四方諸侯之遊士國中賢餘秀與閭焉餘卽小司徒之餘子秀卽王制之秀士其貴遊子弟不舉於鄉者亦多由大學而升雖與秀士有殊而司馬論賢當無二法此經所舉固足以該之矣又月令孟夏云命大尉贊傑俊遂賢良舉長大行爵出祿必當其位鄭彼注謂大尉秦官卽周司馬蓋秦亦承周法也互詳鄉大夫疏云論定然後官之者注云使之試守案卽以德詔爵之事云位定事云任官然後爵之者注云命之案卽以德詔爵之事云位定然後祿之者卽以功詔祿之事鄭引之者明事與爵亦相因也唯賜無常賜多少由王不如祿食有常品疏注云賜多少由王者明此承上詔祿奠食爲文特賜無常法式者則王自行之非司士所詔奠也賈疏云按司勳云凡賞無常輕重視功彼謂有

勤勞據功大小與之賞此不據功但時王有恩而賜之故多少由王不由功大小也云不如食祿有常品者祿依命數爲等食視功事爲差皆有常品也自卿以下至庶人在官者祿食之等差詳內史疏正朝儀之位辨其貴賤之等王南鄉三公北面東上孤東面北上卿大夫西面北上王族故士虎士在路門之右南面東上大僕大右大僕從者在路門之左南面西上此王日視朝事於路門外之位王族故士故爲士晚退留宿衛者未嘗仕雖同族不得在王宮大右司右也大僕從者小臣祭僕御僕隸僕疏正朝儀之位者此亦天子治朝之朝位也與射人所掌朝位同與小司寇朝士外朝之朝位異此官掌正其儀敘亦與宰夫射人大僕爲官祿也云王南鄉者當宁負屏而立也云三

公北面東上孤東面北上卿大夫西面北上者並與射人同此朝位在治朝之廷國語楚語所謂位宁也周語作位著字通左昭十二年傳云朝有著定杜注云著定朝內列位常處是也爾雅釋宮云門屏之間謂之宁曲禮孔疏引李巡云正門內兩塾間曰宁孫炎云門內屏外人君視朝所宁立處也案荀子大略篇淮南子主術訓並云天子外屏諸侯內屏鄭郊特性注從之曲禮疏謂外屏在路門之外而近應門今攷天子五門皆當有屏路門外之屏當近路門孔謂近應門非也孫云門內屏外據應門內距路門之屏言之自屏南出至應門內凡朝位所布列之處通謂之宁位是宁位者君與臣共之者也金弔云曲禮天子當宁而立諸公東面諸侯西面曰朝宁有南面北面東面西

面之位君南面正居其中是謂當宁案金說是也此王南鄉正當宁公孤卿大夫所立雖不正當宁要亦不出宁位之外矣云王族故士虎士在路門之右南面東上大僕大右大僕從者在路門之左南面西上者此路門左右之位也敘官虎賁氏之屬有虎士八百人此在治朝蓋虎賁氏帥虎士之直守路門者居之非八百人盡列於此也門左門右猶禮經云門東門西俞正雙云門以外向爲用東爲左西爲右司士朝位在路門外故士虎士在路門右南面東上大僕大右及大僕從者在路門左南面西上上者近中爲尊右以東上西爲右也左以西上東爲左也王還揖門左揖門右亦朝位東左西右也黃以周云鄭云生人陽長左鬼神陰長右周之列位皆尙左不尙右周公大師居

左召公大保居右內史中大夫居左大史下大夫居右其顯證也鄭又注特牲禮云凡鄉內以入爲左右鄉外以出爲左右君出路門南鄉面朝是鄉外也王族故士虎士居門右大僕大右尊而居門左是鄉外之位尙左也案俞黃並以此經據出路門鄉外爲文左爲東右爲西是也但中廷之位孤在右而卿大夫在左則又尊右者賈射人疏謂別依西方賓位爲尊今攷朝士云左九棘孤卿大夫位焉右九棘公侯伯子男位焉治朝之位孤尊而在西小司寇外朝之位亦諸侯尊而在西其例正同則賈義自得通也詳射人及小司寇疏 注云此王日視朝事於路門外之位者卽宰夫云掌治朝之灋以正王及三公六卿大夫羣吏之位大戴禮記盛德篇說天子路寢云待朝在南宮揖

朝出其南門亦謂此也賈疏云對彼大僕職路寢庭有燕朝朝士職庫門外有外朝而言也但彼外朝斷獄弊訟并三詢之朝有諸侯在焉諸侯既在西方右九棘之下孤避之在東方羣臣之位西面也其餘三公卿大夫等仍與此位同也案天子三朝詳朝士疏云王族故士故爲士者穀梁襄九年范注云故猶先也左昭十二年傳蔓成然故事蔡公杜注云故猶舊也故士猶言舊士謂先時仕而爲士者文王世子云公族其朝於外朝則以官司士爲之據記文則王族在外朝本無專位官爲孤者則在孤位爲卿大夫者則在卿大夫之位惟故爲士者乃別爲位路門右故經於王族特云故士明見爲士者自入羣士之班不別列路門之右也賈疏謂此云故爲士對新升試士未得正爵

者爲新士不得留宿衛經注並無此義云晚退留宿衛者者廣雅釋詁云晚後也謂先爲士後辭官而退以王族仍留宿衛故亦列於朝位而與虎士同在路門之右也賈疏云宿衛之人皆不得與凡平羣臣同時出故云晚退留宿衛俞樾云疏全失鄭意注蓋以王族故士爲舊曾爲士今則衰晚已告退也旣已告退何以仍有位於朝故又有留宿衛之說明雖晚退而仍留宿衛也晚謂晚年退謂退位疏乃以不與羣臣同出爲晚退則以日暮而退朝大非鄭義案俞說是也云未嘗仕雖同族不得在王宮者欲見王族眾多疏賤者不可皆令入宿衛故唯故士得入王宮其貴游爲國子雖無爵者亦得入宿衛宮伯士庶子是也云大右司右也者賈疏云按司右掌羣右此云大右是右中

之大明是司右也云大僕從者小臣祭僕御僕隸僕者四官並大僕之屬故謂之大僕從者卽小宰六屬舉邦治云大事則從其長是也大射儀有小臣師從者亦卽謂小臣之屬官諸侯或無大僕以小臣爲僕人之長也司士擯詔王出揖公卿大夫以下朝者疏注云詔王出揖公卿大夫以下朝者者擯僨之或體說文人部云僨導也爾雅釋詁云詔導也是擯與詔義同禮器云故禮有擯詔注云擯詔者道賓主者也此亦謂告導王以揖諸臣之事賈疏云知擯是詔王出揖公卿大夫以下朝者以其王迎諸侯爲擯是大宗伯及小行人肆師之等非司士之職此上文云公卿大夫士等朝事下文云三揖此中間云司士擯明爲詔王出揖之事也孤卿特揖大夫以其等旅揖士甸三揖王

還揖門左揖門右特揖一一揖之旅眾也大夫爵同者眾揖之
公及孤卿大夫始入門右皆北面東上王揖之乃就位羣士及
故士大僕之屬發在其位羣士位東面王西南鄉而揖之三揖
者士有上中下王揖之皆還遁既復位鄭司農云卿大夫士皆
君之所揖禮春秋傳所謂三揖在下疏孤卿特揖大夫以其等
旅揖士有二三揖者賈疏云此皆先入應門右北面其士入應門
卽就西方東面位不待王揖其大夫已上皆待王揖乃就位也
惠士奇云王制七十不俟朝王揖之則退不待朝畢其餘揖之
乃就位詒讓案司儀王見諸侯士揖庶姓時揖異姓天揖同姓
注云揖之者定其位也此朝儀揖孤卿大夫等亦是定其位但
彼諸侯各立在位王乃揖之此孤卿大夫皆未就位王揖之乃

各就本位士則亦先立在位待王揖與彼諸侯同也御覽禮儀部引白虎通云朝禮天子特揖三公面揖卿略揖大夫士所以不拜何爲其屈尊也案班所云面揖卽此有三揖也略揖疑卽此旅揖其說與此經絕異未知何據云王還揖門左揖門右者門左門右皆大夫士無孤卿蓋亦或旅揖或三揖也焦循云門左門右其地以東西言爲兩塾之間還揖者王族大僕輩在其後兩旁也君負屏而立王族大僕等立於屏外之左右故在其後覲禮侯氏出自屏南適門西送入門左蓋自門東繞屏南至門西而入案焦說是也此王位正當屏南故揖門左右須還面向後但屏上有屋蓋當在路門門宇之外而與宇相距不遠王旣出負屏揖卿大夫訖乃還面微向後而揖門左門右則是邪

向之不正面屏也 注云特揖一一揖之者士昏禮注云特猶一也謂每人一揖之凡揖者推手詳司儀疏賈疏云對旅揖眾揖之也孤得揖乃就西方東面位卿得揖乃就東方西面位大夫得揖乃就鄉後西面位云旅眾也者天官敘官注同云大夫爵同者眾揖之者賈疏云序官有中大夫下大夫無問多少但爵同者眾揖之爵同中大夫同得一揖爵同下大夫同得一揖案大夫旅揖注不云指數賈則云爵同同得一揖是中下大夫止并得二揖尚不若上中下士總得三揖似非其差也以禮經攷之凡人眾大總致敬者多以三爲度鄉飲鄉射禮獻眾賓主人西南面三拜眾賓眾賓皆荅一拜注云三拜示徧也少牢饋食禮云主人三拜饗者注云三拜旅之示徧也特牲饋食禮三

拜眾賓注亦云旅之以此推之疑大夫二等王每等各總三指之士三等則并總三指之禮異而其爲三指則同也賈說似尙未得其義云公及孤卿大夫始入門右皆北面東上王指之乃就位羣士及故士大僕之屬發在其位者入門謂入應門也射人注云燕禮曰卿大夫皆入門右北面東上士立于西方東面北上大射亦云則凡朝燕及射臣見於君之禮同故知孤卿大夫始入門右皆北面東上燕禮無公大射有諸公故知公與孤卿大夫同大射儀又云小臣師詔指諸公卿大夫諸公卿大夫西面北上揖大夫大夫皆少進彼公卿大夫得指未卽就位此朝禮簡故公卿大夫得指卽就位也燕禮大射儀並無指士移位之文故知士發在其位不待指卽就位也賈疏云此王臣無

正文約燕禮大射諸侯禮卿大夫皆始入門右北面東上得揖
乃就位羣士發在其位故知王臣亦然是以鄭云王揖之乃就
位羣士及故士大僕之屬發在其位者若在外朝士從東方西
面也黃以周云此以天子射位與朝位同射時未就位前公卿
大夫北面東上其朝禮亦當然故約燕大射禮文補言之云羣
士位東面王西南鄉而揖之者羣士雖與孤同東面而位遠在
下近應門故王必西南鄉乃得揖之也賈疏云但上經不見羣
士位鄭知羣士位東面者亦約燕禮大射諸侯之士西廂東面
而知且約故士虎士宿衛者門西南面明士不宿衛者東面可
知位既東面明知旁三揖者西南鄉揖之黃以周云此鄭約燕
大射禮爲文明公孤卿大夫始入門時皆北面不登即位故王

得正鄉揖之其羣士登在西方不正對王故王必旁揖之黃度
云經言士旁三揖則東西皆有士矣方苞蔣載康說同金鶚亦
駁汪義云燕禮大射之位非朝位也燕禮鄉西面而士東面者
以君在阼階東南南鄉鄉尊故得近君而待君之揖士卑君不
揖之故遠立於西方也天子治朝之位羣士分列東西而遠處
孤卿大夫之下不與並列何以知之司士云士旁三揖凡言旁
者或四旁或兩旁皆不止一方考工記國旁三門司儀官旁一
門謂四旁也此云士旁三揖謂兩旁也士所以分列兩旁者以
東方既有卿大夫若以羣士畢列於其下則東方之官甚多而
西方無人殊爲不稱況王朝之大夫士最眾聚於一方亦恐不
能容矣案黃度金鶚說雖於禮無徵亦足備一義又案喪大記

孔疏釋旁三拜云旁猶面也土賤不可人人拜之故每一面并
唯三拜也此釋面字之義甚塢彼疏又引別說云旁猶不正也
則非是攷土喪禮朝夕哭門外東西西南三面皆有賓位經云主
人拜賓旁三右還入門注云先西面拜乃南面拜東面拜也彼
三面還拜無論與主人正對與否通謂之旁足證旁三拜亦非
取不正對之義竊謂無論一面兩面要面總三揖卽得謂之旁
矣云三揖者土有上中下者賈疏云序官文既有三等故旁三
揖耳按禮器有以少爲貴者諸侯視朝大夫特士旅之此云大
夫旅與彼不同者彼諸侯臣少大夫與卿同特揖士乃旅揖之
此天子臣多故大夫亦旅揖亦是以少爲貴也黃以周云土有
三等王三揖之是亦以其等旅揖也故禮器云士旅之案黃說

是也士旁三指亦是眾指之則亦可謂之旅士喪禮主人拜賓大夫特拜士旅之喪大記君拜卿大夫于位于士旁三拜夫人特拜命婦汎拜眾賓於堂上注云尊者皆特拜拜士與其妻皆旅之則旁三拜卽旅拜也又曰汎拜言不主於一人也喪禮之拜與朝禮之揖雖拜揖不同而以特旅爲等差則一與此經亦可互證云王揖之皆逡遁者鄉射禮主人阼階上北面拜賓少退注云少退少逡遁也蓋羣士既發在其位見王揖則少退辟位以示敬也鄭注三禮凡退辟並爲逡遁說文是部云逡復也遁遷也說文以復訓逡復當爲復復卽退字隸釋漢鄭固碑云逡遁退讓蓋遷延攘辟之兒司儀注又作逡巡義並同云旣復位者賈疏云謂得揖乃皆復位也若然上文別三公位及此經

不言三公直言孤卿者亦舉輕以明重孤卿尚特指明三公亦特指可知故不見三公也鄭司農云卿大夫士皆君之所指禮春秋傳所謂三指在下者賈疏云哀二年左氏傳初衛侯遊于郊子南僕公曰余無子將立女不對他日又謂之對曰郢不足以辱社稷君其改圖君夫人在堂三指在下君命祗辱注云三指卿大夫士引之者證所指尊卑不同案孔疏引服虔說同服又據司儀士指庶姓時指異姓天指同姓爲釋是謂卿大夫士指法高下亦不同未知是否大僕前前正王視朝之位疏注云前正王視朝之位者賈疏云以大僕職云王視朝則前正位而退入亦如之上文引大僕位在門左南面今云前明從本位前就王正視朝之位可知也王入內朝皆退王入入路門也王入

路門內朝朝者皆退反其官府治處也王之外朝則朝士掌焉
玉藻曰朝服以日視朝於內朝朝辨色始入君日出而視之退
適路寢聽政使人視大夫大夫退然後適小寢謂諸侯也王日
視朝皮弁服其禮則同疏注云王入路門也者治朝在路門
外故王退朝卽入路門適路寢也云王入路門內朝朝者皆退
反其官府治處也者賈疏云王視朝訖王入路門於路寢聽事
其羣臣等各退向治事之處江永云司事言晷治朝之儀但揖
見羣臣而已揖畢王卽退適路寢聽政而諸臣反其官府治事
之處匠人所謂外有九室九卿朝焉者也若議論政事則在路
門內之朝如辨黨攝齊升堂是也案諦釋鄭意蓋讀王入爲句
內朝皆退爲句謂王旣入則在內朝之人各退反其官府也此

內朝卽指治朝與路寢廷之燕朝異故下文舉朝士外朝及玉藻內朝以見義賈疏未愾黃度讀王入內朝句云內朝卽路寢之庭燕朝也蔣載康說同案依黃說則內朝不指治朝義亦得通云王之外朝則朝士掌焉者據朝士文鄭言此者欲見此實治朝以對朝士之外朝而言故亦稱內朝也賈疏謂鄭欲見天子諸侯皆有三朝之意亦非鄭惟引玉藻曰朝服以日視朝於內朝者鄭彼注云朝服冠玄端素裳也此內朝路寢門外之正朝也天子諸侯皆三朝此引之者欲見彼內朝與此內朝同爲治朝也云朝辨色始入者注云羣臣也入入應門也辨猶正也別也云君日出而視之退適路寢聽政使人視大夫大夫退然後適小寢者注云小寢燕寢也此亦明王入而內朝朝者退與

彼君適路寢大夫退事同云謂諸侯也者以彼朝服視朝諸侯之禮也云王日視朝皮弁服者賈疏云司服職云對諸侯視朝朝服則玄冠緇布衣素裳緇帶素鞵也云其禮則同者賈疏云天子諸侯惟服別其視朝之禮則同也掌國中之士治凡其戒令國中城中疏掌國中之士治者賈疏云謂朝廷之臣及六卿之臣皆是所有治功善惡皆掌之以擬黜陟此城中士則卿大夫摠皆號爲士但此司士士既摠屬則此一職士者皆臣摠號惟有作事適四方使爲介士者是單士不兼卿大夫故引石尙證又作六軍之士是甲士自餘皆臣之摠號耳姜兆錫云士上中下士莊存與云大夫以上射人掌之方苞蔣載康說同案姜莊說是也上羣臣之版及朝儀等並上自三公下至士庶子尊

卑通掌不別自此至職末則自稽邦國士任外並專掌命士以下與射人掌卿大夫諸子掌庶子職掌分別各不相通三職互校其義甚明國中之士當卽朝士所謂羣士專屬元士以下言之治謂政治卿大夫等之治及戒令已掌於射人故大射儀云射人戒諸公卿大夫射司士戒士射與贊者等差與此經正合彼注亦引此經釋之云殊戒公卿大夫與士辨貴賤也則鄭意司士所戒者唯士不關公卿大夫也後注士摯先鄭通舉羔雁爲釋疑先鄭已誤以士爲卿大夫士之總號賈疏蓋沿彼誤解大射疏亦謂彼注引此經爲斷章取義疑皆非後鄭悒也 注云國中城中者脩閭氏注同謂王都城之中也鄉大夫注云國中城郭中也此不云郭者以經云掌國中士治則必據其官寺

在城內者言之故不及郭也詳大宰疏掌擯士者膳其摯擯士
告見初爲士者於王也鄭司農云膳其摯者王食其所執羔雁
之摯立謂膳者入於王之膳人疏掌擯士者者此亦專指上中
下士也賈疏謂亦是卿大夫士摯號爲士失之注云擯士告
見初爲士者於王也者大宗伯云王命諸侯則擯注云擯進之
也擯擯字同此擯士亦謂初命爲上中下士者告其姓名而進
見之於王也賈疏謂初得命爲卿大夫士執摯見於王亦非鄭
司農云膳其摯者王食其所執羔雁之摯者葉本釋文王食作
主食案主食於文不順恐非大宗伯六摯卿執羔大夫執雁士
執雉庶人執鶩工商執雞雉鶩以下亦皆可膳此據士以上摯
言故止舉羔雁也依經義則此文專據士摯雉而言先鄭詁亦

未析云玄謂膳者入於王之膳人者膳人卽膳夫也賈疏云其
職云凡祭祀致福受而膳之以摯見者亦如之是也凡祭祀掌
士之戒令詔相其灋事及賜爵呼昭穆而進之賜爵神惠及下
也此所賜王之子姓兄弟祭統曰凡賜爵昭爲一穆爲一昭與
昭齒穆與穆齒凡羣有司皆以齒此之謂長幼有序疏凡祭祀
掌士之戒令詔相其灋事者此亦謂羣士之有事於祭祀者司
士掌其戒令祭祀之戒若大宰云祀五帝掌百官之誓戒又云
前朝十日帥執事而卜日遂戒蓋祭前十日於大宰戒百官此
官則戒羣士至祀日又詔相其法事與射人祭祀相孤卿大夫
之法儀相備也賈疏謂通指羣臣失之賈疏云詔相謂告語并
擯相其行禮之事云及賜爵呼昭穆而進之者呼經例用古字

當作嘽此疑誤詳雞人疏此謂同姓無爵者也祭祀賜爵雖通於同姓異姓但異姓序官必有爵乃得賜同姓雖無爵亦與士同得賜故此官依昭穆序呼之令進升受爵也其有爵者則不依昭穆文王世子云其在宗廟之中則如外朝之位宗人授事以爵以官是也賈疏云謂祭未旅酬無算爵之時皆有酒爵賜及之皆以昭穆爲序也 注云賜爵神惠及下也者明此卽獻酬之爵而謂之賜爵者欲見均神惠使及在下之子姓也禮經燕與大射於旅酬並云賜爵燕禮云公又舉奠觶唯公所賜以旅于西階上注云言賜者君又彌尊賓長彌卑此天子祭祀旅酬王尤尊故亦以賜言之祭統孔疏云爵酒爵也謂祭祀旅酬時賜助祭者酒爵故云賜爵案此賜爵賈孔並謂在旅酬時則

在加爵後也明堂位云加以璧散璧角祭統云尸飲九以散爵
獻士及羣有司皆以齒詩邶風簡兮云公言錫爵毛傳云祭有
昇輝胞翟闔寺者惠下之道見惠不過一散彼通羣有司言之
錫爵卽賜爵也此賜同姓無爵者蓋與獻士及羣有司同用散
爵故毛云不過一散矣云此所賜王之子姓兄弟者喪大記注
云于姓謂眾子孫也賈疏云以其呼昭穆而進之云昭穆明非
異姓是同姓可知姓生也子之所生則孫及兄弟皆有昭穆引
祭統者證祭祀賜爵序昭穆之事鄭彼注云昭穆猶特牲少牢
饋食之禮眾兄弟也羣有司猶眾賓下及執事者君賜之爵謂
若酬之賈疏云祭統是諸侯法明天子亦然凡言昭穆在助祭
之中者皆在東階之前南陳假令祖行爲昭子行爲穆孫行還

爲昭曾孫行還爲穆就昭穆之中皆年長者在上年幼者在下故云齒也案賈說是也特牲饋食禮疏亦謂天子諸侯祭祀之位同姓無爵者在阼階前西面北上若其有爵者則以爵序之無爵者從昭穆有爵者則以官亦足申此經及祭統注義帥其屬而割牲羞俎豆割牲制體也羞進也疏帥其屬而割牲羞俎豆者賈疏云此不言祭祀享食之事則凡有割牲及進俎豆者皆爲之劉台拱云少牢以司馬司士分掌羊豕彼謂大夫之官亦其象類注云割牲制體也者廣雅釋詁云割斷也王制注云制斷也是割制義同內饗注云割肆解肉也彼云肆解肉此云制體謂制骨體義互相備賈疏云若據祭祀則禮運云腥其俎孰其體其犬豕牛羊之類鄭彼注云腥其俎謂豚解而腥

之爲七體是也孰其殺謂體解而爛之爲二十一體是也體其
犬豕牛羊鄭云謂分別骨肉之貴賤以爲歠俎也更破使多孰
而薦之若據饗則左氏傳云王饗有體薦燕有折俎是也案制
骨體之法詳內饗及小子疏云羞進也者膳夫先鄭注同少牢
饋食禮司士升豕魚腊于鼎又實俎執設之並羞俎豆之事也
凡會同作士從賓客亦如之作士從謂可使從於王者疏注云
作士從謂可使從於王者者亦謂選上中下士使從王見諸侯
也其卿大夫則射人作之賈疏謂此士亦謂卿大夫非也作士
適四方使爲介士使謂自以王命使也介大夫之介也春秋傳
曰天王使石尚來歸脤疏注云士使謂自以王命使也者釋經
作士適四方使也鄭知使不與爲介爲一事者以內府云凡適

四方使者共其所受之物而奉之又虎賁氏云適四方使則從士大夫此文例與彼二職同故以使與爲介分別釋之賈疏云此卽行夫職云美惡而無禮者卽有使士特使法卽使士與行夫等共行是以引石尚之事爲證云介大夫之介也者亦明爲介與爲使爲二事也凡諸侯聘禮大聘使卿則大夫爲上介士爲眾介小聘使大夫則上介亦士爲之天子聘諸侯蓋亦然故聘禮云君與卿圖事遂命使者既圖事戒上介宰命司馬戒眾介鄭彼注云眾介者士也士屬司馬周禮司馬之屬司士作士適四方使爲介又玉藻云大夫有所往必與公士爲賓也注云謂聘也大聘使上大夫小聘使下大夫公士爲賓謂作介也賈疏云謂聘禮大夫爲次介其餘皆士介天子使大夫下聘諸侯

亦使士爲介若使卿大夫則射人作之故射人云有大賓客作
卿大夫從注云作者使從王見諸侯彼雖不云會同明會同亦
與賓客同可知也引春秋傳者定十四年經文公羊傳云石尙
者何天子之士也何注云天子上士以名氏通此引以證士自
以王命使之事歸服詳掌蜃疏大喪作士掌事事謂奠斂之屬
疏大喪作士掌事者射人云大喪作卿大夫掌事故此官掌作
命士以下也 注云事謂奠斂之屬者賈疏云始死則有奠及
至小斂大斂朝夕朔月月半薦新遷廟祖奠大遺奠等皆是未
葬已前無尸不忍異於生皆稱奠葬後反日中而虞有尸卽謂
之爲祭此經直云事不云祭祀明據奠斂之屬也作六軍之士
執披作謂使之也披柩車行所以披持棺者有紐以結之謂之

戴鄭司農云披者扶持棺險者也天子有十二諸侯有八大夫六士四立謂結披必當棺束於東繫紐天子諸侯載柩三束大夫士二束喪大記曰君纁披六大夫披四前纁後立士二披用纁人君禮文欲其數多圍數兩旁言六耳其實旁三疏作六軍之士執披者土唐石經誤事今從宋本正賈疏云卽六鄉之民以其鄉出一軍六鄉故名六軍但鄭以天子千人而云六軍者以天子千人出自六軍故號六軍之士 非謂執披有七萬五千人也案遂人注云用綽旁六執之者天子其千人與賈卽據彼注義若然賈意此六軍之士卽六鄉之卒執六引者兼執披也但據賈旣夕疏說人君三披各三人持之是天子諸侯兩旁六披持之者不過十八人耳則與執引綽人數多寡懸殊似不

必興作六軍之士竊意此上下文並據上中下土言之此六軍之士疑亦當於六軍卒長兩司馬伍長上中下土中選擇充役若軍士則當諸軍將或大司馬等作之非此官所掌也 注云作謂使之也者象胥注云作使也呂氏春秋知化篇高注云使役也謂司士以令役使之云披柩車行所以披持棺者者檀弓云設披周也注云披柩行夾引棺者說文手部云從攴持日披賈疏云柩車則廬車云披者車兩旁使人持之若四馬六轡然故名持棺者爲披也樂披互詳喪祝疏云有經以結之謂之戴者喪大記云纁戴六注云戴之言值也所以連繫棺束與柳材使相值因而結前後披也鄭司農云披者扶持棺險者也者喪祝後鄭注云執披備傾戲是也云天子旁十二諸侯旁八大夫

周禮正義

禮五十九

三十一卷學社本

五百四十八

六士四者此有謂兩旁也與下後鄭注旁三謂一旁者文同而義異先鄭以喪大記云君纁披六士二爲據一邊言之左右并之則六披者有十二二披者有四然大記言君本謂諸侯先鄭以爲天子禮而以意補諸侯大夫披數與大記文不合後鄭意彼言君六者實通兩旁數之若據一邊言之則止三披亦無十二披之說故不從也云立謂結披必當棺束於束繫紐者前云有紐以結之謂之戴則紐卽戴也紐以帛中屈爲之其屈中內繫棺束而兩端外繫柳材披橫絡棺上又結於紐出其餘柳帷之外是披與紐及棺束交互連結相持以爲固也故既夕注云披絡柳棺上貫結於戴賈彼疏云戴兩頭皆結於柳材又以披在棺上絡過然後貫穿戴之連繫棺束者乃結於戴餘披出之

於外使人持之案據鄭賈說是披結於戴戴繫於棺其義甚明而喪大記孔疏云纁戴謂用纁帛繫棺紐著柳骨也棺橫束有三亦每一束兩邊輒各屈處爲紐三束有六紐今穿纁戴於紐以繫柳骨故有六戴也纁披亦用絳帛爲之以一頭繫所連柳纁戴之中而出一頭於帷外人章之每戴繫之故亦有六也案依孔說是戴之外別有棺束又別有紐戴繫於紐不繫於棺束與此注義違非也又據賈說則帛一條而爲二披據孔疏則帛一條止爲一披二說不同亦未知孰是云天子諸侯載柩三束大夫士二束者以結披與棺束相值故先釋天子以下棺束之數此束並謂衡束也檀弓云天子棺束縮二衡三衽每束一喪大記云君三衽三束大夫二衽二束士二衽二束孔疏云衽謂

燕尾合棺縫際也東謂以皮束棺也棺兩邊各三衽每當衽上輒以牛皮束之案鄭意喪大記之君三束卽檀弓之天子棺束衡三參互求之知天子載柩束數與諸侯同其設披之處卽當三衡束也載柩明注疏本並作戴柩據賈疏釋注此條兼引喪大記注戴字說解似賈所見本亦作戴然戴柩於義不順今從宋本及嘉靖本載柩者謂載於棺以爲固之束別於將葬祖載時載於車之束也引喪大記曰君纁披六大夫披四前纁後立士二披用纁者證先鄭說天子以下披數之誤彼文本云大夫戴前纁後立披亦如之無披四之文後鄭以意增之云人君禮文欲其數多圍數兩旁言六耳其實旁三者亦破先鄭天子旁十二之說也圍數兩旁謂通兩旁周圍數之兩旁六則一旁三

也賈疏云其屨車柳材與中央栝束數等人君三大夫士二大
記云君纁披六大夫四披者皆是禮文故圍數兩旁言六言四
也士禮小無文故據一旁而言二若然大夫亦圍數兩旁言四
直云人君者據尊者而言也**凡士之有守者令哭無去守守官**
不可空也疏注云守官不可空也者守謂有職事治守政者通
官守地守言之賈疏云此文承大喪之下令哭無去守則大夫
士有使役守當雖同爲天子斬衰不可廢事空官故令哭不得
去守也案此與下文亦並據命士以下而言賈兼及大夫未允
國有故則致士而頒其守故非喪則兵災疏注云故非喪則兵
災者賈疏云知非喪者以上文已言大喪明此是兵災非喪也
案賈說是也大司徒注云大故謂王崩及寇兵也司險注云有

故喪災及兵也則通言之凡喪事亦爲有故今此上文已有大喪之文而別以有故作更端之語明此有故不兼喪事則必專指兵災可知故云非喪則兵災也凡邦國三歲則稽士任而進退其爵祿任其所掌治疏凡邦國三歲則稽士任者侯國之臣卑於王臣故卿大夫士此官通稽攷之三歲者與大宰三歲大計時相當也 注云任其所掌治者呂氏春秋誠廉篇高注云任職也掌治卽當官之職事故謂之任賈疏云此言稽士任文承邦國卽是邦國之卿大夫士總曰士也據其所任治而進退其爵祿但諸侯之臣進退應是諸侯當國爲之今於天子司土而言者但司土作法與之使諸侯自黜陟耳非謂司土自黜陟也

諸子掌國子之倅掌其戒令與其教治辨其等正其位故書倅
爲卒鄭司農云卒讀如物有副倅之倅國子謂諸侯卿大夫士
之子也燕義曰古者周天子之官有庶子官與周官諸子職同
文立謂四民之業而士者亦世焉國子者是公卿大夫士之副
貳戒令致於大子之事教治脩德學道也位朝位疏掌國子之
倅者此官掌庶子與司士掌士互相備也云掌其戒令者以下
燕義文並同謂凡戒具徵令施於羣子者此官皆掌之也云辨
其等者辨燕義作別案辨別聲近義同賈疏云等謂才藝高下
等級也燕義孔疏云謂分別其貴賤之等案賈孔二說亦足互
相備注云故書倅爲卒鄭司農云卒讀如物有副倅之倅者
段玉裁改讀如爲讀爲與燕義注合是也說又見車僕經作倅

者後鄭從今書與先鄭讀同也燕義倅亦作卒鄭彼注云卒讀皆爲倅與此注同云國子謂諸侯卿大夫士之子也者師氏大司樂注略同賈疏云王制云王太子王子羣后之太子卿大夫元士之適子皆造焉則王太子王子亦曰國子不言者彼不據諸子職而言故舍有王太子王子亦以四術成之故文王世子成王猶在學學君臣父子長幼之禮也此據諸子主國子致與天子使用故不得通王太子王子也案詳師氏疏云燕義曰古者周天子之官有庶子官與周官諸子職同文者燕義云古者周天子之官有庶子官庶子官職諸侯卿大夫士之庶子之卒云云彼文並本此經鄭彼注云庶子猶諸子也周禮諸子之官司馬之屬也國子諸子也燕禮有庶子官是以義載此以爲說

賈疏云彼燕義本釋燕禮之事但燕禮有庶子執燭及獻庶子
之文記人欲釋燕禮庶子之義故取天子諸子職解庶子諸庶
俱訓爲眾天子之諸子諸侯之庶子皆掌卿大夫士之適子適
子眾多故云諸或言庶諸庶通名故天子諸子爲庶子也案燕
禮之庶子卽言正之士庶子此諸子則掌庶子之官以諸庶義
通故此官亦或稱庶子實則與燕禮庶子不同也鄭彼注誤謂
庶子卽此諸子官賈孔兩疏遂謂天子官名諸子諸侯官名庶
子與燕義不合非也互詳敘官及官正疏云立謂四民之業而
士者亦世焉者賈疏云此齊語桓公謂管仲曰成民之事若何
管仲對曰四民無使雜處公曰處士農工商若何管仲曰昔者
聖王之處士就閑燕處工就官府處商就市井處農就田野少

而習焉其心安焉士之子恆爲士農之子恆爲農工之子恆爲
工商之子恆爲商是四民之業爲世也引之者見士之子亦入
倅色也按王制大夫不世今亦有倅入世者以大夫有功德亦
得世故詩云凡周之士不顯亦世也云國子者是公卿大夫士
之副貳者依先鄭讀卒爲副倅之倅而申其義燕義注亦云諸
子副代父者也案依二鄭說則國子卽是父之副倅經不宜云
國子之副且與下文存遊倅之文不合竊謂此倅當從故書爲
卒而讀爲萃與遊倅義正同國語齊語管子曰今夫士羣萃而
州處韋注云萃集也穆天子傳云賜七萃之士戰郭注云萃集
也聚也皆聚集有智力者爲王之爪牙也此國子之萃萃卽聚
集部隊之名蓋國子造學及備宿衛皆羣萃舊輩自爲部分故

特設此官以掌之猶宮正掌宿衛士庶子等注謂使之輩作輩學以相勸帥也云戒令致於大子之事教治脩德學道也者並據下文爲說燕義注亦同賈疏云國子所學道德卽師氏職三德三行并保氏六藝者是也詒讓案經教治當分爲二事治謂政治司士掌國中之士治與其戒令與此治義同都司馬云掌都之士庶子及其眾庶車馬兵甲之戒令以國灋掌其政學此教治卽彼之政學也鄭合教治爲一燕義疏以治爲治身並失之云位朝位者燕義注亦同孔疏云正其位者正其朝廷所立之位也此等諸子雖未爲官皆繼父尊卑以爲等級故有別其等正其位也案孔說是也賈疏謂朝太子時依父蔭高下爲列亦通國有大事則帥國子而致於大子唯所用之若有兵甲之

事則投之車甲合其卒伍置其有司以軍灋治之司馬弗正軍
法百人爲卒五人爲伍弗不也國子屬天子司馬雖有軍事不
賦之疏國有大事則帥國子而致於天子者於經例當作于石
經及各本並誤以下燕義文亦同彼帥作率字通詳樂師疏大
子卽世子此經例稱世子唯此職稱天子詳膳夫疏賈疏云大
事下有兵甲之事則此大事謂祭祀也故左氏傳云國之大事
在祀與戎此經二事當之也案賈說未該左閔二年傳云天子
君行則守有守則從從曰撫軍守曰監國古之制也則凡王巡
守會同出行在外天子或守或從國子皆共其役此大事當亦
兼大會同大軍旅大喪之等士庶子有戒守之事詳宮正疏但
此文已該軍旅下又云若有兵甲之事者蓋於大事之中別舉

兵事以其有授車甲合卒伍等不可略也賈謂唯據大祀非經義云若有兵甲之事則授之車甲者燕義兵甲作甲兵車甲上有以字此謂巾車車僕授車司甲授甲此官則共治其事相與爲官聯也亦當與司兵授兵經不云兵者文不具也云合其卒伍置其有司以軍灋治之者燕義灋作法古今字燕義孔疏云言若國有甲兵之事則庶子之官傳授以車甲合會之以卒伍置立之以有司謂立其主將使統領之用軍旅之法治理之詒讓案置其有司者謂亦置軍吏若伍長卒長之等使專治其事凡士庶子屬大子蓋亦自爲部隊左傳文元年楚公子商臣以宮甲圍成王又僖二十八年楚王以東宮之卒從子玉蓋皆士庶子之受兵甲者也凡事有專職者謂之有司詳宰夫疏惠士

奇云內宰掌北宮宮正掌西宮諸子掌東宮皆典禁兵豫機密
親近之臣也宮正卽司宮諸子卽庶子燕禮西階之燭司宮執
之則知宮正掌西宮也阼階之燭庶子執之則知庶子掌東宮
也內宰職正歲憲禁令于王之北宮而糾其守則內宰掌北宮
明矣西宮者王宮北宮者后宮東宮者大子宮國有大事諸子
帥國子而致之大子唯所用之若有兵甲之士則授車甲而合
卒伍古者大子宮亦如王宮有禁兵所謂兵甲之事者謂太子
有監國撫軍之事在軍則國子守遷主在國則國子守王宮也
授車甲合卒伍治以軍法則有司存或守太廟或守貴宮貴室
或守下宮下室皆諸子致之內宰宮正宮伯分掌之而太子弗
與焉云司馬弗正者惠士奇云以爲是宿衛之親軍故司馬之

征弗及 注云軍法百人爲卒五人爲伍者據敘官文燕義注亦同賈疏云軍法從五人爲伍至萬二千五百人爲軍有六節今注直云百人與五人略舉之耳云弗不也者燕義注及廣雅釋詁同公羊桓十年何注云弗者不之深也云國子屬天子者國子學而未仕異於王臣且與天子同在大學故使屬天子也大戴禮記千乘篇云立子設如宗社宗社先示威威明顯見辨爵集德是以母弟官子咸有臣志官子卽國子以其屬天子故有臣志矣云司馬雖有軍事不賦之者燕義注亦同此讀正爲征也凡此經征字或作正詳小宰疏鄭以賦釋正賦當如小司徒注所謂出車徒給繇役不賦者卽謂司馬凡軍賦徒役之事徵調不及於國子賈後疏以爲兵賦不誤而此疏謂鄭解經正

爲賦稅謂不賦田稅泉稅失之凡國正弗及疏凡國正弗及者
燕義文亦同此正與司勳唯加田無國正同亦當讀爲征謂司
馬以外凡征役皆不及卽鄉大夫國中貴者舍征之法也王制
秀士升於司徒者不征於鄉升於學者不征於司徒注云不征
不給其繇役此與彼略同賈疏云上文云弗征謂兵賦此云國
正謂鄉遂之中所有甸徒力征之等並不及也大祭祀正六牲
之體正謂杞載之疏大祭祀正六牲之體者與內饗外饗爲官
聯燕禮大射儀注謂庶子與膳宰聯事膳夫卽內外饗之長也
大射儀說庶子設賓俎又設卿俎又庶子正徹公俎則射禮庶
子亦掌牲俎之事經不言者文不具 注云正謂杞載之者賈
疏云按特牲少牢移鼎入陳卽有一人鼎中七出牲體一人在

鼎西北面載之於俎既言正六牲之體明是此二事也詒讓案
札者以匕出牲體於鼎也吉祭用棘喪祭用桑士昏禮注云匕
所以別出牲體也士喪禮作札札匕字同故大僕御僕注並作
匕載今儀禮經注匕札錯出土昏禮釋文引劉昌宗云匕器名
札者札載也強爲區別失之凡樂事正舞位授舞器位侑處疏
凡樂事正舞位者大司樂以樂舞教國子樂師教國子小舞是
凡樂事與舞羣子昔在舞位故此官主正其位列與大胥爲官
聯燕禮大射儀注謂庶子與樂正聯事亦是也云授舞器者亦
授羣子舞器與司干司兵司戈盾爲官聯也賈疏云並授舞者
之器文舞則授羽籥武舞授干鉞之等 注云位侑處者祭統
注云侑猶列也謂依侑數正其進退之節位大胥云以六樂之

會正舞位是也御覽樂部引五經通義云何以言舞在庭援神契曰合忻之樂儻於堂白虎通義禮樂篇亦云合歡之樂儻於堂四夷之樂陳於門是舞位皆在堂下庭中也穀梁隱五年傳云穀梁子曰舞夏天子八佾諸公六佾諸侯四佾尸子曰舞夏自天子至諸侯皆用八佾公羊說與穀梁子同左傳眾仲曰天子用八諸侯用六大夫四士二案左氏及尸子說諸侯以下佾數不同而天子八佾則無異說白虎通義禮樂篇云八佾者何謂也佾者列也以八八爲行列八八六十四人也諸公六六爲行諸侯四四爲行公羊何注左傳杜注淮南子齊俗訓許注說並同左傳孔疏引服虔說則謂用六爲六八四十八大夫用四爲四八三十二士二爲二八十六穀梁范注及論語八佾集解

引馬融楚辭招魂王注通典引月令章句呂氏春秋察微篇高
注國語魯語章注並謂八人爲佾列宋書樂志傅隆議亦駁杜
說謂八音克諧然後成樂故必以八人爲列如預說至士止餘
四人豈復成樂足明其說之非矣大喪正羣子之服位會同賓
客作羣子從從於王疏大喪正羣子之服位者大喪亦謂王及
后大子之喪也賈疏云位謂在殯官外內哭位也正其服者公
卿大夫之子爲王斬衰與父同故雜記大夫之子得行大夫禮
也云會同賓客作羣子從者象胥云凡作事王之下事庶子是
也注云從於王者與司士會同作士從同大司馬云大會同
則帥士庶子而掌其政令是會同羣子從王之事凡國之政事
國子存遊倅使之脩德學道春合諸學秋合諸射以攷其藝而

進退之遊倅倅之末仕者學大學也射射宮也王制曰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王太子王子羣后之太子卿大夫元士之適子國之俊選皆造焉疏凡國之政事國子存遊倅者以下燕義文亦同彼遊作游案遊卽游之俗詳師氏疏國子未任職事又不共征役故存於遊倅也賈疏云謂國內有繇役之事皆是也此國子存遊暇無事之倅中云使之脩德學道者德卽師氏之三德三行道卽保氏之六藝六儀此官兼掌教事與彼二官及大司樂爲官聯也云春合諸學秋合諸射者賈疏云謂於大學之中使之學使在射宮習射也云以攷其藝而進退之者燕義攷作考案攷考古今字詳大宰疏賈疏云考較才藝長短才藝長進與官爵才藝短者退之使更服膺受業也注云遊

倅倅之未仕者者燕義注義同墨子七患篇云仕者持祿游者
養佼明游爲未仕者也賈疏云倅是副代已未任仕復云游
游是游暇亦是未仕之稱案賈說倅爲副代非也此倅亦當讀
爲萃遊卽師氏所謂貴遊倅謂貴遊子弟自相與爲部隊也
國語齊語云昔聖王之處士也使就閒燕蓋國子之學而未仕
者就閒燕而羣萃斯謂之遊倅左襄三十一年傳云鄭人游于
鄉校杜注云鄉之學校明遊倅卽宮正注所謂輩作輩學矣云
學大學也者燕義注同賈疏云周禮若言異代之學則舉其學
名卽成均瞽宗之類今此直言學明是周之大學也周禮云大
學在國中卽夏后氏東序在王宮之左也金鶚云經典單言學
者必是國學之大學孟子云夏日校殷曰序周日庠學則三代

周禮正義

禮五十九

王制卷之四十九

五百四十九

共之學記云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國有學王制上言耆老皆朝於庠下言司徒論選士之秀者而升之學曰俊士可見國學專稱學鄉學小學雖有學之名而不得單稱學此所以爲別也王制云五十養於鄉六十養於國七十養於學別學於國則學不在國中可知養於國是國中小學則養於學是國外大學可知王制所謂小學在公官南之左大學在郊正與此互證明黃以周云古以五十里爲近郊百里爲遠郊其在五十里以內者謂之國中故大學在近郊以內謂之國學其在五十里外者謂之郊學案金黃說是也王制云周人養國老於東膠注云東膠大學在國中王宮之東又釋小學在公官南之左大學在郊云殷制蓋鄭謂殷大學在郊小學在國周王國學制反是大學卽

東膠在王宮南之東故賈釋注義亦謂大學爲東序東序卽東膠也今攷此大學爲教國子之學卽大司樂成均是也周制天子立五學於郊是爲大學王制說大學在郊卽據周制鄭以爲殿制誤也五學之制中學曰辟雍爲天子饗射之學南學曰成均與上庠東序瞽宗同爲教國子之學辟雍唯天子饗射及受成獻馘乃在其中非國子所常居然則此合國子必在成均可知矣以五學言之則辟雍爲尊以四學言之則成均爲尊大司樂所謂成均者舉南學以咳三方之學此云學者亦通四學之言也金鷄又云祭義云天子設四學當入學而天子齒辟雍爲承師問道之所非學士所居士所居者四面之學也天子與學士齒必在四學之中政祭義但言四學案金說亦是也蔡氏明

堂月令論引易傳太初篇亦云在中央曰大學天子之所自學也足與祭義互證而鄭注祭義則以四學爲四郊之虞庠大戴禮記保傅篇盧注又云四學者東序瞽宗上庠及四郊之學也並未得其義賈疏不知此學卽大學之四學而依王制注義以爲專指東序於義旣不備又依鄭說東序在國不在郊尤與周制不合亦誤也周學制並詳大司樂疏云射射宮也者燕義注亦同賈疏云射義云已射於澤然後射於射宮射宮卽國之小學在西郊則虞庠是也詒讓案凡禮射所在之宮卽謂之射宮射宮非宮之定名也穀梁昭八年傳說蒐狩禮云以習射于射宮范注云射宮澤宮是以澤宮爲射宮也鄉射禮云主人戒賓賓許主人退注云退還射宮是以州序爲射宮也大射儀云公

入驚注云射宮在郊以將還爲入又鄉射記云於郊則間中注云於郊謂大射也大射於大學是諸侯與羣臣大射必於大學卽以大學爲射宮又樂記云散軍而郊射左射狸首右射騶虞而貫革之射息也注云郊射爲射宮於郊也左東學也右西學也是東學西學皆可以爲射宮也以此推之則賓射在朝卽以治朝爲射宮燕射在寢卽以路寢爲射宮舉可知矣鄭此注及燕義射義注並不言射宮所在以經攷之大射在大學而此經以射學別文者天子與學士大射當以辟雍爲射宮故文選東京賦詳綜注云射宮謂辟雍也白虎通義辟雍篇云大學者辟雍鄉射之宮案鄉大夫之射不得在辟雍而班氏以辟雍爲鄉射之宮者鄉與饗通卽詩大雅靈臺孔疏引韓詩說所謂春射

秋饗也依其說則辟雍爲天子大射之宮春射在是則秋合國子而射亦在是可知矣辟雍爲大學之中學與靈囿靈沼同在郊澤卽靈沼於上爲宮謂之澤宮射義說將祭擇士云已射於澤而後射於射宮者謂先習射則以靈沼上之澤宮爲射宮及正行大射則以大學中學之辟雍爲射宮禮器云魯人將有事於上帝必先有事於頌宮此謂魯郊先告於頌宮若然周人有事於上帝亦必先有事於辟雍故將祭擇士亦於辟雍可以例推至澤宮司弓矢亦謂之澤乃武射之所止可習射若天子與學士大射則無不於大學者故知此射非澤宮也此經云春合諸學秋合諸射者謂春合國子於四學而學詩書禮樂秋合國子於辟雍而大射射畢仍反居四學通言之辟雍與四學同稱

學對文則學爲四學辟雍爲射宮義各有當也鄭儀禮禮記注
說亦謂天子諸侯大射射宮皆在郊學中爲之而王制注謂周
制天子大學在國中諸侯用殷制大學在郊是諸侯郊學爲大
學天子郊學則小學也故賈氏此疏及鄉射大射禮疏並謂天
子大射在西郊虞庠小學與諸侯大射在太學不同而樂記孔
疏說郊射謂東學在東郊西學在西郊卽四郊之虞庠又引皇
氏謂並在東郊則皆小學也又引熊氏則謂王制殷禮小學在
公宮南之左大學在郊武王代紂之後猶用殷制以爲射宮於
郊爲據大學是皆牽於王制注說故有此紛舛不知王制所云
卽是周制並無殷周之異亦非天子與諸侯不同也射義孔疏
又謂天子大射射宮在廟引司服享先公饗射則鶩冕司凡筵

大朝覲大饗射依前南鄉爲證今案大射在廟三禮經注並無是說司服司几筵謂射與享先公大朝覲冕服筵席同耳非謂射與祭覲同在廟也孔說尤不足據其辟雍所在漢唐諸說尤多舛異並詳大司樂司弓矢匠人疏又大戴禮記虞戴德篇說歲二月天子與諸侯教士大射於東郊爲壇彼與諸侯教士春射於郊與此事異詳司裘疏引王制曰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王太子王子羣后之太子卿大夫元士之適子國之後選皆造焉者鄭彼注云春夏陽也詩樂者聲聲亦陽也秋冬陰也書禮者事事亦陰也互言之者皆以其術相成王子王之庶子也羣后公及諸侯賈疏云若王之子得適庶俱在學若羣后畿內諸侯已下則庶子賤不得在學校皆云適子也引之者證

賈賤皆在教科也案凡國子入學者不分適庶王制所說與經不甚合賈從之未靖詳師氏疏

司右掌羣右之政令羣右戎右齊右道右疏注云羣右戎右齊

右道右者賈疏云按下文云車有五等右惟三故下注云齊右

兼玉路之右戎右兼田右等也案鄭賈並據王所乘五路之右

言之實則經云羣右所駭甚眾馭夫云掌馭貳車從車使車彼

三車之等亦皆有右此官當亦掌其政令注文不具也凡軍旅

會同合其車之卒伍而比其乘屬其右合比屬謂次第相安習

也車亦有卒伍疏凡軍旅會同合其車之卒伍者此合六軍戎

車之卒伍也賈疏云凡軍旅據征伐會同謂時見日會殷見日

同二者皆合車之卒伍云屬其右者六軍之車凡三千乘有右

三千人並此官屬聚教令之也 注云合比屬謂次第相安習也者明合比屬三字義略同國語吳語韋注云比合也州長注云屬猶合也聚也又天官世婦注云比次也是合比屬並謂合聚次第使相安習也云車亦有卒伍者明與敎官制軍之卒伍異也賈疏云按宣十二年傳云其君之戎分爲二廣廣有一卒卒偏之兩司馬注曰二十五乘爲偏又云以百二十五乘爲伍注伍重故百二十五乘是其車之卒伍也案賈引司馬法今本佚此文左傳昭元年孔疏服虔引司馬法云五十乘爲兩百二十五乘爲伍八十一乘爲專二十九乘爲參二十五乘爲偏所引較賈尤備又成七年杜注引司馬法云車九乘爲小偏十五乘爲大偏並車乘部伍之名也據賈疏則伍是車數而卒仍是

人數敘官疏引左傳服注可證江永謂左傳之廣有一卒卒乃車三十乘之名卽兩大偏之數也與服杜賈諸說並異又云車徒各有卒伍之法徒法五人爲伍五伍爲兩四兩爲卒車法兩偏爲卒五偏爲伍二十五乘之偏五十乘爲卒百二十五乘爲伍十五乘之偏三十乘爲卒七十五乘爲伍黃以周亦云司馬法偏有九乘十五乘二十五乘之異九乘爲偏之小十五乘爲偏之大小偏大偏者於一偏中分之而非正偏偏之定名自以二十五乘爲正兩其偏謂之兩五其偏謂之伍兩五十乘伍百二十五乘皆由二十五乘之偏得名然兩其二十五乘之偏謂之兩兩其十五乘之大偏亦曰偏之兩偏之兩非正兩也參其小偏謂之參重其小偏謂之專參二十七乘專八十一乘皆由

九乘之小偏得名服注引司馬法二十九乘曰參九乃七字之
誤案江黃說甚塙附錄之以見古車乘卒伍名數之略凡國之
勇力之士能用五兵者屬焉掌其政令勇力之士屬焉者選右
當於中司馬法曰弓矢圍戛矛守戈戰助凡五兵長以衛短短
以救長疏凡國之勇力之士能用五兵者屬焉者此謂司右本
屬之外別選擇勇士以爲屬無員數亦大宰八法官屬之變例
也王制云凡執技論力適四方贏股肱決射御大戴禮記千乘
篇亦云司馬司夏以教士車甲凡士執技論功修四衛強股肱
質射御才武聰慧治眾長卒可以爲儀綴於國出可以爲率誘
於軍旅並所謂勇力之士蓋以技擊特被選擇與六軍士卒不
同故自爲屬隊矣 注云勇力之士屬焉者選右當於中者左

成十八年傳云荀賓爲右使訓勇力之士時使杜注云勇力皆車右也國語晉語云少室周爲趙簡子右聞牛談有力士請與之戲弗勝致右焉是選右必取勇力之士也引司馬法曰弓矢圍受矛守戈戟助者定簡篇文惠棟云今司馬法曰右兵弓矢禦受矛守戈戟助凡五兵五當長以衛短短以救長賈曰弓矢圍者圍城時也愚謂圍當作圍古禦字作圍管子墨子書皆然鄭注作圍傳寫之誤今司馬法爲禦字从俗作也案惠說是也云凡五兵長以衛短短以救長者亦司馬法文賈疏云圍者以弓矢爲長戈戟爲短守者亦以戈戟爲短以受矛爲長故云長以衛短短以救長使力相得也此五兵據勇力之士所用下注車之五兵則無弓矢而有夷矛是也案五兵詳司兵疏

虎賁氏掌先後王而趨以卒伍王出將虎賁士居前後雖羣行亦有局分疏注云王出將虎賁士居前後者謂王出則此官將虎士分居王之前後以趨若士喪禮君親臣斂小臣二人執戈先二人後之比司戈盾云軍旅會同授虎士戈盾韓非子喻老篇云句踐入宦於吳身執干戈爲吳王洗馬蓋卽爲虎士先後而趨也云雖羣行亦有局分者賈疏云以經云卒伍則是五人爲伍百人爲卒案依賈說序官云虎士八百人則其羣行之局分蓋凡八卒百六十伍也軍旅會同亦如之舍則守王閑舍王出所止宿處閑桎桓疏軍旅會同亦如之者謂行時亦將虎士先後王而趨以卒伍也云舍則守王閑者與師氏爲官聯也

注云舍王出所止宿處者謂軍旅會同王在道止宿之官若大

司馬茂舍掌舍會同之舍是也司戈盾注云舍止也又天官敘
官注云舍行所解止之處此義與彼同云閑棊柅者說文門部
云閑闌也廣雅釋詁云閑遮也又釋宮云欄棊牢也蓋棊柅所
以遮闌行人故亦謂之閑賈疏云按掌舍云掌王之會同之舍
則設棊柅再重杜子春以爲行馬後鄭云行馬再重者以周衛
有內外列校人職養馬曰閑是其閑與棊柅皆禁衛之物故以
閑爲棊柅釋之也王在國則守王宮爲周衛疏王在國則守王
宮者鄭儒行注云宮謂牆垣也謂以虎士八百人分布守衛王
宮五門內外之牆垣也注云爲周衛者周而王宮爲藩衛也
詳掌舍疏國有大故則守王門大喪亦如之非常之難要在門
疏國有大故則守王門者司土注云故非喪則兵災王門謂王

宮之門別於王城十二門爲國門猶師氏云守王之門外此官與彼爲官聯也但彼注以爲守中門之外據司士常朝之位虎士在路門之右則自路門至皋門並虎士守衛所及不徒路門中門也國語魯語韋注云虎賁王在國則守宮門卽本此經云大喪亦如之者大喪謂王及后世子之喪亦當有戒守事書顧命成王之喪呂伋以虎賁百人逆子釗于南門之外僞孔傳云伋爲天子虎賁氏蓋時方守路門故因使迎嗣王也 注云非常之難要在門者宮正注云有故凡非常也王門眾所出入有難則戒守尤嚴故此官帥虎士守之及葬從遣車而哭遣車王之魂魄所馮依疏注云遣車王之魂魄所馮依者賈疏云遣車者將葬盛所苞奠遣送者之車其車內旣皆有牲體故云王之

魂魂所馮依案天子遣車之數詳巾車疏適四方使則從士大夫虎士從使者疏適四方使則從士大夫者亦如司士注謂以王命使者也賈疏云天子有下聘諸侯法大行人所云歲偏問之等時則使虎賁從行也 注云虎士從使者者明經士大夫卽使者也依鄭大宗伯大行人注義則諸侯聘天子及自相聘皆大聘使卿小聘使大夫則天子聘諸侯當亦然若然此經大夫者小聘之使士者歲時小事之使不及卿者文不具也若道路不通有徵事則奉書以使於四方不通逢兵寇若泥水奉書徵師役也春秋隱七年冬戎伐凡伯于楚丘以歸疏則奉書以使於四方者於經例當作于石經及各本並誤 注云不重逢兵寇若泥水奉書徵師役也者書請徵令之書詩小雅出車云

周禮正義

禮五十九

卷之四十九

五百三十七

畏此簡書毛傳云簡書戒命也鄰國有急以簡書相告則奔命
敕之若然王國有事當亦以簡書徵師役於四方矣賈疏云若
兵寇則徵師若泥水則徵役引春秋隱公七年冬戎伐凡伯于
楚丘以歸者證兵寇道路不通之事

旅賁氏掌執戈盾夾王車而趨左八人右八人車止則持輪夾
王車者其下士也下士十有六人中士爲之帥焉疏掌執戈盾
夾王車而趨者從王備守衛公羊哀十三年何注云滕辭挾轂
而趨此官夾王車蓋亦夾兩轂史記商君傳云持矛而操闢戟
者旁車而趨戰國時封君亦僭設旅賁也又司戈盾云祭祀授
旅賁受說文及部亦云及禮旅賁以先驅是此官亦執及經止
言執戈盾者文不具云車止則持輪者文選東京賦詳注云持

扶也持輪亦謂立輪旁若扶翼維持之也荀子正論篇云天子乘大路三公奉軛持納諸侯持輪扶輿先馬彼持輪與此義同扶夾字通扶輿亦卽此夾車而趨也 注云夾王車者其下士也下士十有六人中士爲之帥焉者賈疏云見序官云旅賁氏中士二人下士十有六人此經左右十六人故知是旅賁氏之下士也中士皆官首明爲之帥也凡祭祀會同賓客則服而趨服而趨夾王車趨也會同賓客王才齊服服袞冕則此士之齊服服玄端疏注云服而趨夾王車趨也者明此經與上文互相備上執戈盾夾王車而趨亦服其服此服而趨亦執戈盾夾王車也國語魯語云虢之會楚公子圍二人執戈先焉叔孫穆子曰天子有虎賁習武訓也諸侯有旅賁禦災害也今大夫而設

諸侯之服有其心矣據穆子言則楚公子之二人執戈先卽旅賁也云會同賓客王亦齊服服衰冕者此言亦者亦如祭祀也賈疏云見下文節服氏云掌祭祀朝覲衰冕鄭云從王服朝覲服衰冕則會同賓客亦服衰冕故覲禮天子衰冕負黼辰是也金鶚云齊祭必異服自天子以至於士皆然以祭重於齊不可無別又齊服取陰幽之義不尙文飾祭貴盛服必致其華美也衰冕甚文豈宜此乎案金說是也鄭意王祭祀齊祭皆衰冕郊祀裘冕祭亦衰冕齊會同賓客王亦服衰冕與彼同也今攷天子齊服說多錯異依鄭此注則服衰冕玉藻孔疏從熊安生說謂天子立冕祭則立冠齊禘冕祭則立冕齊聶氏三禮圖引張鎰說謂天子諸侯齊並立冠立衣立裳卿大夫素裳上士立裳

中上黃裳下士襍裳此並以天子齊服爲玄冠玄端綜校眾說
袞冕太華非齊所宜金氏論之詳矣依熊孔張說天子齊服玄
端則與燕服無異又爲太殺攷司服齊服玄端素端本通胙王
侯爲文與郊特牲玄冕齊戒荀子哀公篇端衣玄裳纁而乘路
文亦正合則王六冕祭蓋當同服玄冕齊其玄冕祭亦得玄冕
齊者以王祭服玄冕纁裳齊服則玄冕玄裳裳色不同不嫌齊
祭無辨也其諸侯齊服亦玄冕玄裳荀子所云是也至王會同
賓客齊服亦當玄冕玄裳不服袞冕互詳司服疏云則此士之
齊服服玄端者據司服云其齊服有玄端素端彼注以爲專爲
士之齊服賈疏云若士助祭服爵弁此爲會同故齊服服玄端
案賈說本能安生也玉藻云玄冠丹組纁諸侯之齊冠也玄冠

綦組纓士之齊冠也注云言齊時所服也四命以上齊祭異冠
孔疏云四命以上齊祭異冠者以諸侯立冕祭立冠齊孤則爵
弁祭亦立冠齊是齊祭異冠也必知孤亦立冠齊者以諸侯尚
立冠齊明孤亦立冠齊也其三命以下大夫則朝服以祭士則
立端以祭皆立冠也此云立冠綦組纓士之齊冠是齊祭同冠
也其天子之士與諸侯上大夫同故深衣目錄云士祭以朝服
謂天子之士也祭用朝服與諸侯大夫同然則天子大夫與諸
侯孤同亦爵弁祭立冠齊此是熊氏之說也皇氏以爲天子大
夫與諸侯大夫同但朝服以祭便與鄭注四命以上齊祭異冠
於文爲妨皇氏之說非也其天子之祭立冕祭則立冠齊絺冕
祭則立冕齊以次差之可知也此亦熊氏說此云四命齊祭異

冠者謂自祭也若助祭於君則齊祭同冠故鄭志趙商問云以雜記云大夫冕而祭於公弁而祭於己士弁而祭於公冠而祭於己是爲三命以下齊祭異冠何但四命以上也觀注似若但施於己祭不可通之也鄭荅云齊祭謂齊時一冠祭時亦一冠四命乃然大夫冕士弁而祭於君齊時服之祭時服之何以亦異如鄭此言是助祭齊祭同冠故云何以亦異若然士之助祭齊服應服爵弁而鄭注旅賁氏云王齊服服袞冕則士之齊服服立端不服爵弁者熊氏云若士助王祭祀服爵弁若助王受朝覲齊服則服立端義或然也案鄭意當如熊孔說賈說亦然但鄭謂士助祭齊祭同服爵弁非也以經攷之天子之士當立冕助祭立冠自祭其齊則皆以立冠助祭與齊不同冠其侯國

之士助祭雖以爵弁然凡齊服向立爵弁纁裳非齊所用侯國之士助祭之齊當亦服立端祭時乃易爵弁然則齊服自天子下達以至於士齊祭冠或異或同不可一例論也亦詳司服疏喪紀則衰葛執戈盾葛葛經武士尙輕疏喪紀則衰葛執戈盾者此亦謂大喪紀王及后喪則衛嗣王也蓋亦夾車而趨書顧命云乙丑王崩太保命仲桓南宮毛俾爰齊侯呂伋以二千戈虎賁百人逆子釗于南門之外僞孔傳云使桓毛二臣各執千戈以此經證之桓毛二臣蓋卽爲旅賁氏敘官云中士二人是也注云葛葛經者謂以葛爲首經要經也經詳司服疏云武士尙輕者賈疏云臣爲王貴賤皆斬衰麻經至葬乃服葛今王始死卽服葛故云武士尙輕軍旅則介而趨介被甲疏軍

旅則介而趨者亦謂大師夾王車趨也 注云介被甲者毛詩
鄭風清人傳云介甲也廣雅釋器云介鎧也賈疏云在軍爲甲
士著甲餘者不服甲但此旅賁勇士衛王故被甲而趨也

節服氏掌祭祀朝覲衮冕六人維王之大常服衮冕者從王服
也維維之以纁王旌十二旒兩兩以纁綴連旁三人持之禮天

子旌曳地鄭司農云維持之疏掌祭祀朝覲衮冕六人維王之

大常者此當讀衮冕句鄭賈讀誤詳後司服云享先王則衮冕

後別見郊祀裘冕則此祭祀專據享先王也王大朝覲服衮冕

詳司服疏 注云服衮冕者從王服也者賈疏云以其節服氏

者世能節王之衣服明節服所服與王同故云從王服也案鄭

賈意並謂此官從王服衮冕也攷此官爵下士依旅賁氏注疏

周禮正義

禮五十九

皇極經世本

五百四十五

義士助祭當服爵弁齊服則立端今依吳廷華金鷄說王下士得服立冕然究不得服袞冕祭祀朝覲儀等至嚴乃令下士與王同服以此爲節揆之禮意殆不然矣惠士奇云官以節服爲名則王之車服旂常皆其職掌朝祭則六人從王郊祀則二人從王持旌執戈乃其事也若云從王服袞從尸服裘則周禮顧命執惠執戈者雀弁綦弁而已未聞服冕況以下士而服袞與裘乎諸侯四人其服亦如之者所謂公之服自袞冕而下如王之服也郭景純注爾雅引周禮曰六人維王之常服虔注左傳引周禮亦然則是節服氏掌朝祭之袞冕郊祀之裘冕可知矣學者讀從之可也會到云掌王之服袞冕與釋服之節耳金鷄云此文當於袞冕絕句若以袞冕連下六人讀之而謂節服

氏自服袞冕無論下士不當有此服亦豈有身服袞冕而維大常以奔走於道路者乎龍袞爲天子之服下士卽得服冕斷無有服龍袞之理也呂飛鵬云詩千旒正義亦引周禮作六人維王之大常據此則袞冕裘冕俱屬上讀案惠曾金呂讀掌祭祀朝覲袞冕爲句於義較通王應電方苞讀同云維維之以縷者爾雅釋天說旒制云維以縷郭注云用朱縷維連持之不欲令曳地周禮曰六人維王之大常是也毛詩鄘風千旒篇素絲紕之箋云素絲者以爲縷以縷紕旒旗之旒縵或以維持之案據詩箋說則凡維旌旗之縷並以素絲爲之郭云用朱縷非鄭義又案凡九旗張之蓋皆維以縷故聘禮云及竟張旛善注云張旛謂使人維之是也云王旌十二旒兩兩以縷綴連旁二人持

之者旒旒之俗詳巾車疏賈疏云巾車云玉路建大常十有二旒經云六人維之明一畔有三人三人維六旒故知兩兩以纒連旁三人持之云禮天子旌曳地者賈疏謂出禮緯含文嘉詩千旌孔疏引爾雅孫炎注云維持以纒不欲其曳地卽其義也鄭司農云維持之者職方氏注云維持也是維持義同諸侯則四人其服亦如之郊祀裘冕二人執戈送逆尸從車裘冕者亦從尸服也裘大裘也凡尸服卒者之上服從車從尸車送逆之往來春秋傳曰晉祀夏郊董伯爲尸疏諸侯則四人者賈疏云依禮緯含文嘉云天子旌九刃十二旒曳地諸侯七刃九旒齊軫大六五刃五旒齊較士三刃三旒齊首彼或異代法故旒不依命數周之諸侯之旌皆交龍爲之上公九旒侯伯則七旒子

男則五旒今總云四人則不得兩兩維之但一畔有二人分而維之見威儀耳案賈引禮緯說天子以下旌旗仞數於經無徵依其說則車軫至地較至軫首至較皆相較二仞此與考工車制違不相應殆不足據互詳司常輿人疏云其服亦如之者賈疏云節服氏之服亦與諸侯同諸侯惟二王後與魯得祭天服袞冕其餘諸侯惟得祭宗廟服立冕節服氏皆與君同服故云亦如之會釗云節服者節適王之服與釋也容諸侯亦掌之蓋諸侯祭祀朝覲則節服氏亦節適其服故云亦如之其不曰驚冕而下而但曰其服者亦猶但曰諸侯則四人而不曰四人維旒也此省文法如疏所云則尊卑不辨何以昭服色乎案曾說是也云郊祀裘冕二人執戈者當讀裘冕句鄭賈讀亦誤此服

裘冕者謂冬至圓丘孟春南郊及春祭青帝冬祭黑帝也其方
丘北郊及夏祭赤帝黃帝秋祭白帝等亦仍服裘冕而已 注
云裘冕者亦從尸服也者亦誤謂節服氏二人皆從尸服裘冕
也云裘大裘也者司裘云掌爲大裘以共王祀天之服又司服
云王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是也詳司裘
疏云凡尸服卒者之上服者據土虞記文明尸亦服大裘守祿
注義同云從車從尸車送逆之往來者賈疏云送逆皆從尸車
後引春秋傳者國語晉語云鄭簡公使公孫成子來聘平公有
疾夢黃熊入于寢門子產曰昔者鯀違帝命殛之于羽山化爲
黃熊以入于羽淵實爲夏郊二代舉之今周室少卑晉實繼之
其或者未舉夏郊邪宣子以告祀夏郊董伯爲尸是其事也漢

書律麻志引國語稱春秋外傳論衡案書篇韋昭國語注敘說
並同故鄭亦稱春秋傳也此引之者證郊祀有尸之事韋注云
董伯晉大夫神不歆非類則董伯其妣姓乎尸主也案韋訓尸
爲主則不以爲祭尸說與鄭異曲禮孔疏云天子祭天地社稷
山川四方百物及七祀之屬皆有尸也故鳧鷖並云公尸外神
之屬不問同姓異姓但卜吉則可爲尸故異義公羊說祭天無
尸左氏說晉祀夏郊以董伯爲尸虞夏傳云舜入唐郊以丹朱
爲尸是祭天有尸也許慎引魯郊禮曰祝延帝尸從左氏之說
也詒讓案許說是也大祝云大禋祀並尸是祀昊天有尸士師
云祀五帝則沃尸及王盥是祀五帝有尸也詩大雅既醉孔疏
引石渠論云周公祭天用太公爲尸亦郊祀有尸之證竊謂古

者祭天地以下外神蓋所祭與配食者共一尸猶通典吉禮引
禘於大廟逸禮云毀廟之主升合食於太祖而立二尸毀主無
數而止以昭穆各立一尸明祭禮不必一主立一尸矣蓋凡祭
天地以下諸外神始祭時兼設所祭與所配者之主至迎尸則
止迎一尸以其主二而尸一故郊尸可以謂之帝尸魯郊禮所
云是也亦可謂之配帝之尸晉語董伯為尸之文承縣為夏郊
之下則董伯為郊尸即為縣尸可知董伯姒姓正縣後也此注
云尸服卒者之上服則鄭以郊尸即為所配帝王之尸可知若
別有天神之尸何得概云服卒者之上服乎詩鳧鷖箋亦云喻
祭天地之尸以配至尊之故其來燕以若止得其處彼箋云天
地之尸配至尊其兼為配帝之尸語尤明白然則天地非無尸

但不立專尸耳曲禮疏謂天地以下皆有尸亦不謂所祭與所配分立二尸孔意或與鄭同也

方相氏掌蒙熊皮黃金四目立衣朱裳執戈揚盾帥百隸而時難以索室毆疫蒙冒也冒熊皮者以驚毆疫癘之鬼如今魃頭也時難四時作方相氏以難卻凶惡也月令季冬命國難索廋也疏掌蒙熊皮者敘官狂夫四人無爵故不得服弁冠等唯蒙

熊皮爲首服若田事之皮冠也云黃金四目者鑄黃金爲目者四綴之面閒若後世假面具也云執戈揚盾者象以兵擊伐之事廣雅釋言云揚舉也云帥百隸而時難以索室毆疫者毆依嘉靖本及汪道昆本正釋文作毆卽驅之古文唐石經作毆宋注疏本作歐並誤後文毆方良同詳射鳥氏疏太平御覽禮儀

部引禮記外傳云方相氏之官歲有三時率領羣隸驅索癘疫之氣於宮室之中亦摯送之義也案百隸卽司隸所掌五隸之民眾言之故謂之百隸也 注云蒙冒也者說文艸部云蒙玉女也又口部云冢覆也冒冢而前也經典皆借蒙爲冢小爾雅廣詁云蒙冒覆也謂冒覆之於首云冒熊皮者以驚毆疫癘之鬼者釋名釋天云疫役也言有鬼行役也論語鄉黨集解引孔安國云讎驅逐疫鬼也續漢書禮儀志劉注引漢舊儀云顛頊氏有三子生而亡去爲疫鬼一居江水是爲虐鬼一居若水是爲岡兩蚺鬼一居人宮室區隅善驚人小兒方相帥百隸及童子以桃弧棘矢土鼓鼓且射之以赤丸五穀播灑之獨斷說同是難以驚毆疫癘之鬼郊特牲云鄉人禡注云禡強鬼也謂時

難索室歐疫逐強鬼也是難兼逐強鬼故亦謂之禡矣云如今
魃頭也者御覽禮儀部引風俗通云俗說亾人魂氣飛揚故作
魃頭以存之言頭體魃然盛大也或謂魃頭爲觸墳殊方語
也案魃正字當作類說文頁部云類醜也今逐疫有顛頭淮南
子精神訓視毛嫫西施猶顛醜也高注云類頭也方相氏黃金
四目衣赭稀世之類貌非生人也但具像耳目字又作俱荀子
非相篇仲尼之狀面如蒙俱楊注云俱方相也又引韓侍郎云
四目爲方相兩目爲俱慎子曰毛膚西施天下之至姣也衣之
以皮俱則見之者皆走也蓋周時謂方相所蒙熊皮黃金四目
爲皮俱漢魃頭卽周之皮俱故鄭援以爲證也云時難四時作
方相氏以難卻凶惡也月令季冬命國難者賈疏云按月令季

周禮正義

禮五十九

五百四十九

春云命國難命有國者難仲秋云天子乃難惟天子得難諸侯亦不得季冬云乃命有司大難言大則及民庶亦難惟有此三時難鄭云四時者雖三時亦得云四時總言之也若然此經所難據十二月大難而言是以鄭引季冬爲證也案月令孔疏說亦與賈同然非鄭悞也注引月令季冬命國難者蓋兼用季春令文論語鄉黨篇鄉人讎月令疏引鄭彼注亦謂十二月命方相氏索室中逐疫鬼獨斷及御覽禮儀部引禮緯說並以方相氏時讎在十二月呂氏春秋高注亦引此經以釋季冬有司大讎蓋並以冬難禮最廣故舉以證義實則鄭釋經時難明云四時難月令春秋兩難鄭注亦並云命方相氏則此經不獨據季冬難可知矣云索度也者說文八部云索入家技也此索卽索

之段字方言郭注云度索也案度卽搜字漢書趙廣漢傳度索
私屠酤顏注云度讀與搜同謂入室求之也案索室猶下入墓
壙以戈擊四隅六藝流別引尚書大傳十二月並有索祀四正
正隅之禮此難索與索祀義蓋略同月令注引王居明堂禮云
季春出疫于郊以攘春氣然則索室歐疫亦送之於郊與大喪
先匱葬使之道疏大喪先匱者亦謂王后世子之喪也 注云
葬使之道者大司馬注云先猶道也亦歐除凶邪之意及墓入
壙以戈擊四隅歐方良壙穿地中也方良罔兩也天子之椁柏
黃腸爲裏而表以石焉國語曰木石之怪夔罔兩疏注云壙穿
地中也者喪祝先鄭注義同云方良罔兩也者說文虫部云蚘
蝮山川之精物也淮南王說蚘蝮狀如三歲小兒赤黑色赤目

長耳美髮案罔兩卽蝸蝓之借字與方良並疊韻字通文選張衡東京賦說大儼毆厲云腦方良辭綜注云方良草澤之神也莊子達生篇云水有罔象野有方皇釋文引司馬彪本罔象作無傷注云狀如小兒赤黑色赤爪大耳長臂方皇狀如蛇兩頭五采文案司馬彪說無傷與說文說蝸蝓狀同但莊子以彼爲水怪則與國語不合而野有方皇則似與木石之怪略同方皇與方良音亦相近疑皆一神諸說咸詭怪不經莫可究詰故鄭亦不詳也又封氏見間記引風俗通云周禮方相氏葬日入壙驅罔象罔象好食亡者肝腦應以方良爲罔象說與鄭異卽壺涿氏之水神也今攷東京賦旣云方良又云殘夔越與罔像張衡以罔像與方良並舉蓋亦以方良爲是罔兩非罔象鄭意當

與平子同云天子之郭柏黃腸爲裏而表以石焉者賈疏云欲見有罔兩之義故引漢法爲證又檀弓云天子柏椁以端長六尺言椁柏則取柏之心黃腸爲椁之裏故漢依而用之表之以石古雖無言漢亦依古而來蓋周時亦表以石故有罔兩也臧琳云喪大記君松椁大夫柏椁正義曰君松椁君諸侯也盧云以松黃腸爲椁庾云黃腸松心也大夫柏椁者以柏爲椁不用黃腸下天子也漢書霍光傳光薨賜便房黃腸題湊各一具注蘇林曰以柏木黃心致累棺外故曰黃腸如涪曰漢儀注天子梓宮次榘椁柏黃腸題湊又續漢書禮儀志下治黃腸題湊便房如禮劉注引漢舊儀曰梓宮柏黃腸題湊此皆鄭所本也引國語曰木石之怪夔罔兩者魯語仲尼曰木石之怪曰夔蝮蝮

水之怪曰龍罔象土之怪曰墳羊韋注云罔蝮山精好倣人聲而迷惑人也罔兩史記孔子世家作罔閭良閭亦聲類同左宣三年傳螭魅罔兩杜注云罔兩水神案杜氏疑誤以罔兩與罔象爲一又漢舊儀說罔兩爲顓頊子居若水者獨斷說同並鄭所不取

大僕掌正王之服位出入王之大命服王舉動所當衣也位立處也出大命王之教也入大命羣臣所奏行疏注云服王舉動所當衣也者謂若司服弁師所掌冕弁冠諸服是也必正之者毛詩小雅都人士敘云古者長民衣服不貳從容有常書顧命云甲子王乃洮頰水相被冕服憑玉几孔疏引鄭彼注云相正王服位之臣謂大僕卽正服位之事賈疏云謂王吉服有九隨

事舉動而衣大僕親近王所之官故王之衣服及位處恐其不正故皆正之也會釗云此視朝服耳祭祀賓客喪紀則下經言之燕服則小臣掌之則此服不得兼言九也案曾說是也云位立處也者小宗伯先鄭注云古者立位同字謂王行禮時所立之位若曲禮云天子當依而立當宁而立是也爾雅釋宮云中庭之左右謂之位說文人部云列中庭之左右謂之位从人立此並以羣臣朝位言之蓋君臣立處雖異其爲位則同云出大命王之教也者說文教部云教上所施下下所效也淮南子主術訓高注云教令也謂以王所施之教令傳達於外者若國語魯語宣公使僕人以書命季文子又楚語靈王使僕大夫子皙問於范無宇皆出教令之事僕人僕大夫並卽大僕詳敘官及

射人疏云入大命羣臣所奏行者賈疏云謂羣臣奉行王命報奏者皆是也掌諸侯之復逆鄭司農云復謂奏事也逆謂受下奏疏注鄭司農云復謂奏事也逆謂受下奏者賈疏云按宰夫職云諸臣之復萬民之逆先鄭云復請也逆迎受王命者立謂復之言報也反也反報於王謂於朝廷奏事自下而上曰逆逆謂上書先鄭彼注與此不同者先鄭兩解故彼後鄭不從至此注先鄭於義是故後鄭從之此說先鄭云復謂奏事即彼後鄭云復謂朝廷奏事一也此先鄭云逆謂受下奏即彼後鄭云自下而上曰逆謂上書亦一也案賈說非也先鄭此注云復謂奏事與宰夫注訓復爲請義同奏事即以事白請於王也逆謂受下奏者謂王既得所奏事復下其奏而行之則迎受王命與宰

夫注迎受王命之訓亦同賈謂先鄭兩解殆失其指至宰夫後鄭注訓逆爲上書則與先鄭異此注又不破先鄭者蓋偶失刊正或以彼文復逆互言分屬諸臣萬民此則復逆連文通屬諸侯故改從先鄭說而賈氏乃謂先鄭此注受下奏之訓與宰夫後鄭注訓上書者是一則又非二鄭之指矣全經復逆之文四見並爲告請之義先鄭復字說解不誤而訓逆爲迎受則非當據後鄭宰夫注正之詳宰夫疏王眡朝則前正位而退入亦如之前正位而退道王王既立退居路門左待朝畢疏王眡朝則前正位而退者謂眡始朝則大僕正其位與宰夫司士爲官聯也云入亦如之者司士云王入內朝皆退注云王入入路門也此官亦隨王入而正位退就本位也 注云前正位而退道王

王既立退居路門左者大僕由本位趨向前道引王就當宁南向之位賈疏云此卽上司土所云大僕前亦一也大僕本位在路門之左今進前正位訖還退在本位故云退居路門左也云待朝畢者賈疏云欲入亦如之王退入路寢聽事時亦前正王位卻位立也建路鼓于大寢之門外而掌其政大寢路寢也其門外則內朝之中如今宮殿端門下矣政鼓節與早晏疏建路鼓于大寢之門外者大射儀有建鼓注云建猶樹也以木貫而載之樹之附也國語吳語云載常建鼓韋注云建謂爲之楹而樹之明堂位云夏后氏之鼓足殷楹鼓周縣鼓鄭注云楹謂之柱貫中上出也縣縣之龔廡也春秋繁露三代改制質文篇云主天法質而王樂程鼓程楹字通此經云建路鼓則亦用殷楹

鼓之制而樹之不縣於鼓也賈疏云此鼓所用或擊之以聲
早晏或有窮遽者擊之以聲宛在也故建之於王朝之所也惠
士奇云建路鼓者若後世闕左懸登聞鼓人有窮宛則撾鼓公
車上奏其事焉 注云大寢路寢也者月令孟春天子躬耕帝
藉反執爵于大寢彼注亦云大寢路寢爾雅釋詁云路大也故
路寢亦謂之大寢對燕寢爲小寢也左襄二十八年傳齊人遷
莊公殯于大寢則諸侯路寢亦謂之大寢凡王六寢路寢一小
寢五詳官人疏云其門外則內朝之中者門外謂路門之外內
朝卽治朝也賈疏云按玉藻云視朝於內朝羣臣辨色始入彼
諸侯禮天子亦然若據文王世子亦得謂之外朝故文王世子
云其朝於公內朝臣有貴者以齒其在外朝則以官彼以路門

外爲外朝者對路寢庭朝爲外朝其實彼外朝亦內朝耳以其天子諸侯皆內朝二外朝一既以三槐九棘朝爲外朝一明此內二者皆內朝也云如今宮殿端門下矣者漢書周勃傳云皇帝入未央宮有譎者十人持戟衛端門顏注云端門殿之正門文選東京賦啟南端之特闈薛綜注云端門南方正門李注引洛陽宮舍記云洛陽有端門蓋端門下卽殿正門外之廷與周大寢門外之正朝相類故鄭舉以爲況云政鼓節與早晏者節謂擊鼓疏數多少之節早晏謂當擊鼓之時此謂平時擊鼓告時與下告窮遽者異蓋亦大僕令鼓人擊之後漢書明帝紀李注引薛君韓詩章句云應門擊柝鼓人上堂卽此路寢門之鼓與以待達窮者與遽令聞鼓聲則速逆御僕與御庶子鄭司農

云窮謂窮寃失職則來擊此鼓以達於王若今時上變事擊鼓矣遽傳也若今時驛馬軍書當急聞者亦擊此鼓令聞此鼓聲則速逆御僕與御庶子也大僕主令此二官使速逆窮遽者立謂達窮者謂司寇之屬朝士掌以肺石達窮民聽其辭以告於王遽令郵驛上下程品御僕御庶子直事鼓所者大僕聞鼓聲則速逆此二官當受其事以聞疏以待達窮者與遽令聞鼓聲則速逆御僕與御庶子者達窮民與大司寇朝士爲官聯也賈疏云以待者大僕在王所恆於路寢之中若有窮者及遽令二者來擊此鼓其御僕御庶子直在鼓所者則入告大僕迎此二官以所告之事白王惠士奇云肺石在外朝之闕路鼓在內朝之門坐肺石者士聽之擊路鼓者大僕達之則天下無窮民矣

管子桓公問篇禹立諫鼓於朝而備訊唉訊之言問驚問曰唉謂窮遽也 注鄭司農云窮謂窮寃失職者說文宀部云窮極也失職猶言失所楚辭九辯云坎廩兮貧士失職而志不平漢書武帝紀云有寃失職使者以聞管子明法解云孤寡老弱不失其職大司寇以肺石達窮民卽惻獨老幼不能自達者後鄭注云窮民天民之窮而無告者御覽人事部引尙書大傳說鰥寡孤獨之困窮者而云此皆天下之至悲哀而無告者故聖人在上君子在位能者任職必先施此無使失職與先鄭此注義並同云則來擊此鼓以達於王者先鄭以此窮者爲窮寃失職之人自至路寢門擊鼓與大司寇朝士達窮民義違故後鄭不從云若今時上變事擊鼓矣者惠棟云晉刑法志漢殿律有上

變事及警事告急漢書梅福傳云數因縣道上言變事求假輅
傳詣行在所條對急政輒報罷師古曰變謂非常之事跡布傳
賁赫上變事乘傳詣長安云遽傳也者爾雅釋言云駟遽傳也
郭注云皆傳車駟馬之名說文辵部云遽傳也又人部云傳遽
也徐夫云掌邦國傳遽之小事注云傳遽若今時乘傳騎驛而
使者也詩大雅江漢釋文云以車曰傳以馬曰遽今案韓非子
愛臣篇云非傳非遽載奇兵革罪死不赦國語吳語韋注及左
傳三十三年傳杜注並云遽傳車也則車亦可謂之遽又韓非
子外儲說左上云齊景公游少海傳騎從中來謁則馬亦可謂
之傳此經注及爾雅說文以傳遽連文互訓皆不分車馬蓋單
騎之制起於春秋以後周初所無此經傳遽通爲急車與秦漢

制異也古凡急事速行並乘遽左傳三十三年傳云弦高使遽告于鄭又昭三年傳云子產乘遽而至國語晉語云遽人來告吳語云過遽乃至以越亂告皆其事也蓋猶今之急行馳驛矣傳遽互詳行夫疏云若今時驛馬軍書當急聞者亦擊此鼓者亦據漢制爲說說文馬部云驛置驛也漢書陳湯傳西域都護段會宗爲烏孫兵所圍驛騎上書願發城郭敦煌兵以自救此所謂驛馬軍書也先鄭以遽傳卽驛馬軍書之類故舉漢制爲況此義不誤但不宜讀遽字句絕故後鄭不從云令聞此鼓聲則速逆御僕與御庶子也云僕主令此二官使速逆窮遽者者賈疏云先鄭以令字下讀爲句後鄭不從者若使御僕御庶子迎窮與遽則二官自白王不告于大僕事何得在大僕職乎詒

讓案依先鄭說則經不當云速逆御僕與御庶子於文例未合
故後鄭不從云玄謂達窮者謂司寇之屬朝士掌以肺石達窮
民聽其辭以告于王者朝士掌外朝之法云右肺石達窮民焉
卽大司寇所云悾獨老幼之欲有復于上而其長弗達者是也
後鄭以朝士及大司寇並云達窮民與此達窮文正相應故據
以破先鄭說賈疏云後鄭以爲大僕聽其辭自白王後鄭以達
窮是朝士者以其朝士職有以肺石達窮民窮民先在肺石朝
士達之乃得擊鼓故本之也案依賈說則朝士先在肺石聽其
辭因帥窮民至路門外使自擊鼓也江永云路鼓建於大寢之
門外其地森嚴肺石之窮民不能至其地擊鼓也朝士既得其
情則爲擊鼓而大僕遣官達之耳案江說亦通云遽令郵驛上

下程品者後鄭讀遽令爲句不從先鄭說也史記張蒼傳云天下作程品說文禾部云程品也毛詩大雅小旻傳云程法也廣雅釋詁云品式也謂郵驛上下法式計課之事韓非子難勢篇云夫良馬固車五十里而一置使中手御之追速致遠可以及也而千里可日致也是郵驛利速行不得稽緩故爲程品督課之掌節云皆有期以反節注云將送者教此節以送行者皆以道里日時課如今郵行有程矣彼程卽此程品也傳遽有令則自有官掌之若晉語所謂遽人之屬玉藻亦云士曰傳遽之臣故得自至路門擊鼓不煩因朝士而後達也又案依韓子說則周法傳遽五十里一置較漢法驛馬三十里一置爲略遠然據管子大匡篇三十里置遽委則又似與漢同或周末侯國各自

爲制不必畫一與互詳道人掌節疏云御僕御庶子直事鼓所者者舊本庶子上無御字注疏本及汪道昆本並有今據增賈疏云見御僕云以序守路鼓云御庶子者蓋以御僕有下士十二人分之爲御庶子搃名曰僕御也沈彤云御庶子御宮伯所掌王宮之庶子而直事路鼓所者汪德鉞云庶子宜指宮伯所領之事庶子云御者蓋宿衛王宮其數甚多其直左右於王者則曰御庶子也庶子與小臣寺人內豎皆分日直事文王世子云內豎之御者可以類推也且經文明言御僕與御庶子斷不可合爲一又御僕亦不可稱以庶子賈疏說誤案沈在說是也文王世子注云御如今小史直日矣直事鼓所卽直日者也此經凡言庶子者班秩並在士下與庶人在官者略同不得以御

僕下士十二人分之爲御庶子也宮伯之士庶子乃卿大夫士之子弟入宿衛者因給事於宮中卽更迭侍御於王故謂之御庶子路鼓在王大寢之門外正宿衛入次所在御庶子與御僕同直事鼓所卽宿衛路門故墨子尙賢上篇有門庭庶子史記扁鵲傳有號門下中庶子新序雜事篇云楚莊王中庶子曰臣尙衣冠御郎十三年矣御郎卽御郎門也直御士庶子亦通謂之御士周書祭公篇云汝無以嬖御士疾莊士左傳僖二十三年云黷叔桃子奉大叔以狄師攻王王御士將禦之又成三十年云單公子愆期爲靈王御士御士卽宿衛士庶子愆期卽單伯之子也杜注僖傳云周禮王之御士十二人注成傳云御王車者蓋亦以御僕及僕夫當之不知御僕下士十二人豈能御

狄師哉又戰國策魏策呂氏春秋長見篇有公叔座御庶子公孫鞅史記商君傳作中庶子則卿大夫家亦有此官矣士庶子互詳官伯疏云大僕聞鼓聲則速逆此二官當受其事以聞者亦破先鄭說也小宰注云逆迎受之謂大僕聞達窮遽者擊鼓聲則速迎此二官因受其事辭與朝士同以聞於王也祭祀賓客喪紀正王之服位詔灋儀贊王牲事詔告也牲事殺割七載之屬疏祭祀賓客喪紀正王之服位者王祭祀賓客在壇廟喪紀在寢皆有拜立之位服則祭祀賓客六冕喪紀衰經此官皆正之也云詔灋儀者亦冢上祭祀等爲文灋者通舉其禮典儀則節文之細別若射人云以射法治射儀是其義也注云詔告也者大宰注同云牲事殺割七載之屬者賈疏云言殺據祭

祀之時王親自射牲故司弓矢云共王射牲之弓矢注云射牲示親殺殺牲非尊者所親惟射爲可殺時大僕及射人大宰等皆贊之知有割牲者郊特牲云君肉袒親割敬也注云割解牲體禮器云君親割牲夫人薦酒注云親割謂進牲孰體時祭統亦云君執鸞刀羞臚彼據諸侯明天子亦然云匕載者按易震卦彖云震驚百里不喪匕鬯注云雷發聲百里者諸侯之象人君於祭祀之禮匕牲爲鬯而已其餘不親彼諸侯親匕明天子亦然是以大僕得有贊牲之事少牢不親匕下人君故也特牲親匕者士卑不嫌也案賈說是也周易集解引鄭易注亦云升牢於俎君匕之臣載之匕載詳諸子疏王出入則自左馭而前驅前驅如今道引也道而居左自馭不參乘辟王也亦有車右

車不敢曠左左必式專為乘君次路者言與此相發明自左馭
 正當式左也若乘倅車不必自馭故馭夫掌馭貳車從車明乘
 副自有馭也案黃釋自左馭之義與戎右注合是也此經注不
 云大僕乘何車黃以為副車於義亦近是副車即十二乘之貳
 車亦即倅車又即鄭書顧命注之次路凡五正路王自乘其一
 餘四路從行皆以其路之右充之非大僕所乘也乘五路者必
 自左馭依曲禮自是常法乘副車者本不必居左自馭大僕以
 前驅特自左馭非常法也互詳戎右疏云亦有車右焉者賈疏
 云以車右恐車傾覆備非常雖無尊者亦宜有車右勇力者也
 詒讓案此明雖不參乘仍貳乘有車右也戎右云會同充革車
 注云會同王雖乘金路猶以革路從行也充之者謂居左也依

車不敢曠左左必式專爲乘君次路者言與此相發明自左馭
正當式左也若乘倅車不必自馭故馭夫掌馭貳車從車明垂
副自有馭也案黃釋自左馭之義與戎右注合是也此經注不
云大僕乘何車黃以爲副車於義亦近是副車卽十二乘之貳
車亦卽倅車又卽鄭書顧命注之次路凡五正路王自乘其一
餘四路從行皆以其路之右充之非大僕所乘也乘五路者必
自左馭依曲禮自是常法乘副車者本不必居左自馭大僕以
前驅特自左馭非常法也互詳戎右疏云亦有車右焉者賈疏
云以車右恐車傾覆備非常雖無尊者亦宜有車右勇力者也
詒讓案此明雖不參乘仍貳乘有車右也戎右云會同充革車
注云會同王雖乘金路猶以革路從行也充之者謂居左也依

彼注說則乘五路者亦不參乘而以右居左馭居中而虛其右
此大僕前驅則居左自馭右仍居右而虛其中二者小異要其
不曠左則同也凡軍旅田役贊王鼓王通鼓佐擊其餘面疏凡
軍旅田役贊王鼓者與戎右爲官聯於兵車田車贊王鼓也賈
疏云軍旅謂征伐田役謂田獵王皆親鼓故大僕贊之案賈說
是也田役卽謂王大田獵起徒役與他役事不同以大役無王
親鼓之法也詳大宰鼓人疏 注云王通鼓者賈疏云謂王親
將軍眾待王擊乃擊之謂若鼓人云金鐸通鼓之類也詒讓案
王通鼓謂王先鼓一面爲倡贊者傳達徧鼓之詳鼓人疏云佐
擊其餘面者賈疏云按大司馬云王執路鼓路鼓四面鼓將居
鼓下則前面不得擊之惟有二面今之此大僕佐擊二面戎右

亦云贊王鼓則亦擊一面通王自擊一面是三面也若然王與御者并戎者已有三人今更有大僕則駟乘按文十一年左傳侯叔夏御莊叔繇房甥爲右富父終甥駟乘彼注云駟乘四人共車與此同也案賈謂兵車有駟乘之法鄭意蓋當如是但此經無與王同車之文況路鼓身長及面廣尺度韡人記雖無文以意推之當不減於晉鼓以兵車輿廣六尺六寸隧深四尺四寸算之無論橫建直建其占地幾及隧之半而以四人共乘復同擊多面鄭賈之說揆之事理殆不可通竊疑大僕於軍旅田役亦如前王出入左馭前驅當別乘副車不與王同車其贊王鼓者亦謂別自擊鼓佐王號令諸軍帥非與王同擊一鼓也詳大司馬疏救日月亦如之日月食時春秋傳曰非日月之眚不

鼓疏救日月亦如之者日月食王親鼓於大社故此官亦贊之
禮詳鼓人疏 注云日月食時者經惟云救日月不云食故注
補之引春秋傳曰非日月之皆不鼓者左莊二十五年傳文引
之者證救日月用鼓之事亦詳鼓人疏大喪始崩戒鼓傳達于
四方窆亦如之戒鼓擊鼓以警眾也故書戒爲駭鄭司農云窆
謂葬下棺也春秋傳所謂日中而餽禮記謂之封皆葬下棺也
音相似窆讀如慶封汜祭之汜疏大喪始崩戒鼓傳達于四方
者賈疏云言大喪謂王喪始崩戒鼓謂擊鼓以警戒警戒眾人
傳達于四方謂以鼓聲相傳聞達四方案此當亦含母后及王
后之喪賈說末賅云窆亦如之者謂葬棺下窆時亦戒鼓傳達
之喪大記云君以鼓封注云擊鼓爲緘舍之節是也 注云戒

鼓擊鼓以警眾也者說文廿部云戒警也大喪擊鼓以非常大變警告眾人故亦謂之戒鼓云故書戒爲駭者段玉裁云大司馬云鼓皆駭駭卽駭字鄭君曰疾雷擊鼓曰駭此傳達四方無取疾急故不從故書徐養原云毛詩序云南陔孝子相戒以養蓋以戒訓陔也凡戒聲亥聲多通用鍾師賦夏杜子春讀爲咳鼓之咳是祗咳通用大司馬鼓皆駭釋文駭本亦作駭是駭咳通用案段徐說是也穀梁莊二十五年傳云旣戒鼓而駭眾是戒駭義小異與大司馬注可互證鄭司農云窆 葬下棺也春秋傳所謂日中而備禮記謂之封皆謂葬下棺也音相似者鄉師遂人注義並同日中而備舊本作塋宋附釋音本岳本及葉鈔釋文宋本疏引春秋傳並作備今據校改案字當爲塋備凡

从崩者皆爲字並詳鄉師疏云寔讀如慶封汜祭之汜者慶封
汜祭寔二十八年左傳文段玉裁云擬其首也縣喪首服之灋
于宮門首服之法謂免髻笄總廣狹長短之數縣其書於宮門
示四方疏縣喪首服之灋于宮門者此與小宗伯爲官縣也

注云首服之法謂免髻笄總廣狹長短之數者此亦注用今字
作法也土喪禮眾主人免于房鄭彼注云免之制未聞舊說以
爲如冠狀廣一寸喪服小記曰斬衰髻髮以麻免而以布此用
麻布爲之狀如今之著慘頭矣自項中而前交於額上卻繞紛
也又喪服經云妻爲夫妾爲君女子子在室爲父布總箭笄髻
衰三年傳云總六升長六寸箭笄長尺吉笄尺二寸注云此妻
妾女子子喪服之異於男子者總束髮謂之總者既束其本又

總其末箭筭篠竹也鬢露紛也猶男子之括髮斬衰括髮以麻則鬢亦用麻以麻者自項而前交於額上卻繞紛如著慘頭焉小記曰男子冠而婦人笄男子免而婦人鬢總六升者首飾象冠數長六寸謂出紛後所垂爲飾也是免鬢笄總之制也賈疏云按小宗伯已云縣衰冠之式于路門之外注云制色宜齊同彼云冠專據男子云衰則兼婦人此云首服明無衰與男子冠直是婦人首服故知惟有免鬢笄總耳但始死將斬衰者男子笄纚深衣婦人麻鬢并笄總是以喪服斬衰章云女子竹箭笄鬢衰三年將齊衰以下者始死男子免婦人布鬢也云廣挾長短者鄭注禮記云免葢象冠廣一寸婦人笄齊衰榛木斬衰箭竹爲之也案免爲男子首服鬢笄爲婦人首服賈謂直是婦人

首服未析云縣具書於宮門示四方者謂書其品式於方版縣之宮門外也賈疏云小宗伯云縣于路門此宮門亦路門也掌三公孤卿之弔勞王使往疏掌三公孤卿之弔勞者弔謂弔喪勞謂師役勤於王事則勞問之注云王使往者賈疏云此等皆王合親往今使大僕者或王有故不得親往故使大僕也王燕飲則相其灋相左右疏王燕飲則相其灋者燕飲即膳夫酒正職之燕飲酒也亦於路寢行之賈疏云此燕飲謂與諸侯燕若公三燕侯伯再燕子男一燕之等或與羣臣燕之等皆是其法有主人酌酒獻賓賓酢主人主人酬賓洗爵升降之法皆左右相助王故云相其法也注云相左右者爾雅釋詁云詔相導左右助勵也謂左右贊助詔其儀法也王射則贊弓矢贊謂

周禮正義

禮五十九

卷三

楚學子附本

五百四十七

授之受之

疏

注云贊謂授之受之者繕人注義同賈疏云此謂

大射也按大射禮云大射正執弓以授公小臣授矢於公既射
大射正受弓天子之禮則大僕授受其法與彼同必知此禮大
射禮者見小臣職云賓射掌事如大僕之法則知大射此大僕
所掌者是也其小臣所掌賓射亦當授受可知王**眡燕朝則正**
位掌擯相燕朝朝於路寢之庭王圖宗人之嘉事則燕朝**疏**王
眡燕朝則正位者江永云謂有政事當議而眡燕朝也又云王
藻言退適路寢聽政使人視大夫每日常朝既畢君自治文書
於路寢臣自治文書於官府無所議者也若有所議則入內朝
成六年左傳晉人謀去故絳韓獻子從公立于寢庭此內朝議
政事之一證云掌擯相者亦詔其儀法如治朝司士擯也儒行

云哀公問儒行孔子對曰悉數之乃留更僕未可終也注云僕大僕也君燕朝則正服位掌摯相更之者爲久將倦使之相代若然王視燕朝則此官下大夫二人更相代直事與御僕同也

注云燕朝朝於路寢之庭者內朝主燕謂之燕朝對外朝主治謂之治朝也朝士注云內朝之在路門內者或謂之燕朝路寢之庭卽路門之內也江永云因燕羣臣在寢故謂之燕朝焦循云路寢庭爲燕朝又曰內朝文王世子公族朝于內朝注云內朝路寢廷是也惠士奇云左傳成六年韓獻子將新中軍且爲僕大夫杜注大僕也晉謀遷都諸大夫皆在公揖而入獻子從公立于寢庭寢庭者路寢庭朝則大僕之所掌也金鶚云爾雅釋宮云兩階闕謂之鄉中庭之方右謂之位指內朝路寢庭

蓋三朝惟內朝有堂階也庭者堂下之地若治朝外朝皆無堂則亦無庭而名之曰廷所謂朝廷也案惠金說是也周書鄧保篇云王在鄆昧爽立于少庭王告周公且大開篇亦有少庭皆卽路寢庭圖事之朝也又大匡篇云王乃召冢卿三老三吏大夫百執事之人朝于大庭彼大庭對少庭言之則當卽治朝之廷蓋廷庭亦可通稱孔注謂是公堂之庭誤內朝路寢雖有堂階然王祇朝則立兩階開南鄉是仍在庭不在堂也王三朝制詳閭人及朝士疏云王圖宗人之嘉事則燕朝者文王世子云公族其朝於公內朝則東面北上臣有貴者以齒其在外朝則以官司士爲之又云公族朝於內朝內親也雖有貴者以齒明父子也注云謂以宗族事會卽此注所謂圖嘉事謂爲宗族之

人圖謀昏冠之事昏冠爲大宗伯嘉禮之一故曰嘉事也國語
魯語敬姜欲室公公父文伯饗其宗老師亥日宗室之謀不過宗
人又詩小雅常棣箋說飲私云圖非常之事若議大疑於堂則
有飫禮彼宗人圖事而饗飲在路寢之堂明圖事之朝亦在燕
朝也賈士相見禮疏引論語鄉黨云孔子與君圖事於庭圖事
於堂蓋約鄭彼注義三朝惟路寢內朝有庭有堂亦內朝圖事
之禮也江永云路寢門內之朝君之視之也當有四一爲與宗
人圖嘉事文王世子公族朝于內朝鄭云謂以宗族事會是也
一爲與羣臣燕飲燕禮所言是也一爲君臣有謀議臣有所進
言則治朝既畢復視內朝鄉黨所記是也一是羣臣以立端服
夕見亦是有事謀議也四事外則君與四方之賓燕亦在寢非

朝禮又或臣燕見於君士相見禮所謂君在堂升見無方階辨君所在亦非朝禮孔子侍坐侍食對問政對儒行皆是燕見時也大僕職王視燕朝則前正位掌擯相本不止一事鄭以宗人圖嘉事解之舉一邊耳非謂燕朝專為宗族視也又云三朝惟路寢有堂有階孔子異姓之臣而攝齊升堂則燕朝無分同異姓且燕宗族時必有異姓一人為賓注云同宗無相賓客之道黃以周云凡圖事在燕朝聘禮君與卿圖事注云圖謀也謀事者必因朝其位君南面卿西面大夫北面士東面此言燕朝之位也君與卿謀聘事亦在燕朝是鄭本不謂止圖宗人嘉事已也案江黃說是也江所舉四事唯燕飲非朝禮餘皆足補鄭義蓋兩外朝並立位唯內朝為圖事及燕之朝或立議於庭或坐

論於堂檀弓云朝不坐注謂大夫坐於上士立於下是也雖眠朝正禮必在中庭而升堂圖事亦自有位次儀注此官既掌朝位則凡王有事於燕朝無論在庭在堂皆當正其位矣至燕朝位列此經無文據文王世子說公族朝于內朝有貴者以齒在外朝則以官是內朝與外朝不同黃以周云顧命入卽位在燕朝疏引鄭注云卽位者卿西面諸侯北面是王燕朝之位與諸侯同鄭又注曲禮君子下卿位云路門之內門東北面位路門內爲燕朝燕朝之卿位本不止公族其位仿燕禮故謂之燕朝朝亦不止宗人也然諸侯朝禮士旅揖燕禮公不揖士朝禮君在兩階閒謂之鄉燕禮公在阼階東南南鄉是燕禮與朝自有不同鄭注言燕朝之位但云君南鄉不全用燕禮公在阼階東

周禮正義

禮五十九

五百四十九

面之文亦以此又云燕禮卿大夫皆入門右北面東上士立于西方東面北上其位皆在中庭之左右公既揖後卿西面北上大夫皆少進北面其位仍在中庭之東非正中庭燕朝之位蓋同鄭注曲禮云卿路門內北面位以始入門之位言其注聘禮云卿西面以揖後所就之位言兩注若異以燕禮文參之自通又云內朝本兼同異姓異姓之卿大夫朝於內朝皆在東方或西面或北面自有定位故同姓在西方東面云則東面北上者明其與異姓同朝內朝則如此若治朝以官分不以同異姓分若朝宗廟之中亦以官分卽大朝覲在廟中以同異姓分亦同姓西面北上不得東面覲禮所謂同姓西面異姓東面是也然則公族之得東面者爲燕朝卿大夫之位

則公族之得東面者爲燕朝卿大夫之位

不得不然也故曰公族朝于內朝則東面北上案黃說是也內朝公族位在西方東面猶治朝王族故士位在路門之右東上其大僕本位蓋亦在庭東北面與諸大夫位同王族亦東西相對也鄭曲禮注謂路門內有卿位則本不謂內朝唯有宗人燕朝卿位本在庭東北面曲禮注說與文王世子義亦無迂也王不眡朝則辭于三公及孤卿辭謂以王不視朝之意告之春秋傳曰公有疾不視朝疏王不眡朝則辭于三公及孤卿者江永云大僕兼掌治朝燕朝此不視朝謂不視治朝與燕朝也詒讓案王將眡朝時三公孤卿及大夫士並竝於外朝此不辭大夫士者以其人眾不能徧告故唯辭公及孤卿也 注云辭謂以王不視朝之意告之者此亦注用今字作視也檀弓注云辭猶

告也王無事必日視朝今有故不視朝則大僕以王不視朝之意告公喇使不疑且無久踈也引春秋傳者文十六年經夏五月公四不視朔公羊傳云公曷爲四不視朔公有疾也引之者證彼不視朔因有疾之故此不視朝雖不必有疾亦必有故然後不視也

周禮正義卷五十九終